

北山譯乘第一輯

III

戰勝者巴爾代克

波蘭·克羅微支
施登·存譯



1945

這本小說的主人公底名字叫做巴爾代克·史洛維克（註一）；但是因為他有一個習慣，每當什麼人跟他說話的時候，他老是對那個人瞪着眼呆看，所以他的鄰舍們給他起了個綽號，把他叫做「瞪眼巴爾代克。」事實上，他跟夜鶯一點也不像，他底智力與他那真正稚氣的樸直使他獲得了另一個綽號，叫做「傻子巴爾代克。」這最後一個綽號乃是最著名的，事實上，可以說是傳之於史冊的唯一的綽號，雖然巴爾代克還另外有第四個名字——而且倒是他的官名。因為在波蘭文中，「人」與「夜鶯」這兩個字，叫一個德國人聽起來是沒有什麼分別的（註二），而且那些德國人又喜歡把較野蠻的外國專名翻譯做較文化的語文，以表示他們的文明，所以，當他應募入伍開始做一個新兵的時候，就發生了以下的一場對話。

「你叫什麼名字？」那軍官問巴爾代克。

「史洛維克。」

「芙洛維克。唔，不錯，好。」

於是那軍官把他的名字寫下來，「人」。

巴爾代克是從普甯坪村莊裏來的。普甯坪是普慈南省裏的大部分村莊以及波蘭的一些別的地方的村莊所常用的名稱。第一，最重要的當然是他自己，不用提起他的土地，他的莊屋和兩條牛，他自己的那匹花斑馬，還有他的老婆，瑪伽。他之所以能夠生活得很舒服，就得感謝這樣的一個生活環境的組合，而且，據那首著名詩篇所包含着的格言說：

上帝賜給他所要祝福的人，真的，
一個叫做瑪伽的老婆和一匹花斑馬。

真的，他的一生都是上蒼給他安排好了，一點不用憂慮得。但是現在，上蒼却注定了戰事，因此巴爾代克就不免感到了大大的慌亂。因為消息已經傳過來，據說後備兵就要被徵召，並且必須就要離開了他的村莊和田地，把這一切東西交給他的老婆去照顧了。普甯坪的老百姓本來已經是够窮苦的了。每年冬天，巴爾代克總得到工廠裏去做工，這樣才維持過了他一家子的生計，但現在該會碰到什麼運命了呢？誰能知道這與法國人打的仗會在什麼時候完結？瑪伽，當她看過了報紙以後，就呢罵起來：

「他們這批渾賬東西，讓他們都死了罷！讓他們都變做瞎子罷！——雖則你是一個傻瓜——可是我倒替你担心。那些法國人是不饑人的；他們會砍了你的腦袋，我敢說。」

巴爾代克覺得他老婆說的倒是真話。他把那些法國人怕得像火一樣，因此也很替他自己担心。那些法國人有過什麼得罪他的地方？憑什麼他要到那地方去？——為什麼他要到那個可怕的古怪的地方去，那兒是連一個朋友都找不到的？他知道在普甯坪所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唔，那是既不舒服也不艱苦，就是那麼樣的一個生活。但是現在，有人要逼他出門了，雖然他知道就在這裏比到任何地方去都好些。況且，這件事情竟是無法阻止的；——這就是命運。巴爾代克擁抱了一下他的老婆和那十歲的兒子弗蘭奈克；吐了一口涎沫，給自己畫了個十字架，就走出了他的村莊，瑪伽跟在他背後。他們並不表現出十分淒苦的離情別意。他們大家都抽咽着，他屢次地說着「好了，好了，別響！」於是走出到大路上。在路上，他們才知道他們所碰到的一切事情，乃是所有的普甯坪人同樣地都碰到的，因為整個村子都在紛亂中，連路上的交通都被阻梗了。當他們走向車站裏去的時候，女人，孩子，老頭兒，和狗都跟着他們。每一個人的心都是沉重；祇有少數人還吸着煙桿，顯出一副不介意的神氣，有些人則已經是酩酊大醉了。另外有幾個人，當一兩個普甯坪村裏的德國人，由於全然的驚愕而唱着「保衛我們的萊茵河」的時候，就拉着沙啞的嗓子高唱着：

史克爾齊內茨基死了，哎喲！（註三）

再不聽見他的聲音了；

他那戴滿了指環的手呀，

再也不會揮他的劍了。

這一團亂闖闖的混雜的羣衆——其中還包含着那些疊起了明晃晃的刺刀的警察——叫嚷，擾攘，紛亂地一字長蛇陣似地走向村莊的盡頭。女人們鈞着她們底「戰士」的項頸而哭着；一個老婦人顯出了她一嘴的黃牙齒，高揮着她底兩臂；另外一個高聲嚷着：「願上帝記住了我們的眼淚！」還有人嚷着：「弗蘭奈克！喀思柯！約才克！再會呀！」狗狂吠着，教堂裏的鐘聲響着，教士們甚至宣念着給臨死的人用的祈禱詞。因為沒有一個現在走向車站裏去的人再會回來。戰事已經把他們全都召喚了去，但是這個戰事決不會送他們回來。鋤頭都要在田地裏生鏽了，因為普甯坪已經向法國人宣戰了。普甯坪不能承認拿破崙第三的最高統治權，而心裏還不忘記西班牙世系的問題。最後的鐘聲在那些已經脫節了的羣衆頭上悠揚着。當他們走過神壇前面時，大家都脫了帽。路上升起了一陣輕塵，因為那天非常乾燥和晴朗。沿着路的兩旁，那些成熟了的麥子，穗實很沉重地，在一陣一陣的和風中鞠躬微響。百靈鳥在蔚藍的天空中啾啾着，每一個都做出巧

嘈的聲音來，好像惟恐被人們忘記了。

在車站裏，有一個更大的人羣，喧嘩愈甚，也愈紛亂。這裏有從克爾佐達·戈爾那來的人，從克爾佐達·陀爾那來的人，從維武拉思秦來的人，從尼陀拉來的人，以及從米才洛甫來的人。車站的牆上貼滿了用上帝和祖國的名義向法國宣戰的文告，並且還說那些國防軍是爲了去保衛被威脅了的父母妻子與村莊土地而出發的。那些法國人轟擊寶坪，克爾佐達·戈爾那，克爾佐達·陀爾那，維武拉思秦，尼陀拉和米才洛甫，帶着特殊的仇恨，這是很顯然的。至少，這是讀了那些文告的人們所發生的印象。新來的羣衆繼續不絕地在車站前面集合攏來。在那待車室裏，男人們煙斗裏的烟漫滿了一屋子，把文告都遮隱了。在這喧鬧裏，誰都不能使人家瞭解自己，因爲每個人都在跑着，喊着，叫着。在月台上，有人用德國話發着命令。牠們的聲調都是簡短得很古怪，粗澀而又嚴酷。

鐘聲響了。雄偉有力的火車聲音從遠處漸漸地近來——愈來愈清楚了。戰事本身就彷彿跟着那火車一同走近來了。

第二次的鐘聲——於是一陣顫栗透過了每一個人的心。一個女人開始銳聲地叫起來，「亞當，亞當！」她顯然是在叫着她的亞當，但是別的女人聽見了也叫起來，「亞達！」（註四）於是她們中間又加上了一個尖脆的驚叫；「法國人來了！」瞬息之間，一

陣瘋狂不僅侵襲了那些女人，並且還侵襲了那些未來的賽當戰役裏的英雄。人羣全混亂了。正當這時候，火車開進了站。所有的窗洞裏都是軍帽與軍服。兵士們好像螞蟻一樣地擠集着。大礮底黝黑的，長橢圓形的軀體在幾掛平板車上發抖可怕地顯現着，而在另外幾掛平板車上則堆滿了鎗上的刺刀。顯然地，這些兵士們曾經受到唱歌的命令，因為整個列車都被他們底強壯的男性的聲音所震撼了。武力與威權彷彿在從這一系列還沒有看到盡頭火車的裏表現出來。

月台上的些那後備兵開始歸隊了，但每一個人都遲延着與家裏人告別，巴爾代克揮着他底兩臂，好像牠們是一個風車上的帆翼，並且瞪着眼睛。

「好，瑪伽，再會呀！」

「哦，我的可憐的人！」

「你永遠不會再看見我了！」

「我永遠不能再看見你了！」

「這是毫無辦法的呀！」

「但願上帝的母親保佑你！」

「再會了。好生看着莊屋。」

那流着淚的女人擁抱着他。

「但願上帝領導你！」

最後的時刻到了。汽笛聲，女人們的哭聲和嗚咽聲，把一切都淹沒了。「再會！再會！」然而那些兵士早已離開了那混雜的人羣，形成了一堆黑色的，堅實的集合體，排着方形縱隊，用一種鐘錶機件底準確和規律，邁步前進了。命令發下來了：「上車就座！」縱隊和方隊從中心四散開來，各人都跨着大步走向火車，跳了進去。那火車頭，現在是像一條龍似的呼吸着，并且噴吐着一縷縷的蒸汽，送出了灰色煙的花圈。女人們的號哭和嗚咽更響了；有些用手帕掩了眼睛；有些對着火車揚手；哽咽的聲音再三地叫着她們底丈夫與兒子的名字。

「再會呀，巴爾代克！」瑪伽從人叢中嚷着。「自己當心呀！——但願上帝的母親——再會呀！啊，上帝！——」

「你當心着莊屋呀，」巴爾代克回答。

火車的行列忽然顫動了，每一節車都互相衝撞了一下——於是往前開動了。

「別忘記了你有一個老婆和兒子呀，」瑪伽跟着火車跑着嚷。「再會了，天父，天子和聖靈在上！再會呀——」

火車依然向前開，愈開愈快，把這些普甯坪的戰士，連同克爾佐達，尼陀拉和米才洛甫的戰士們一道帶走了。

註一：Slowki, 波蘭文，義云「夜鶯」。

註二：波蘭文稱「人」爲「支洛微克」Czlowiek.

註三：這是一首民歌。史克爾齊內茨基 (Skrynecki) 爲一八三〇年波蘭革命時著名之領袖。

註四：「亞當」是人名，「亞達」是波蘭話「他們去了」之意。此處形容其誤會，以「亞當」爲「亞達」，以「他們去了」爲「法國人來了」。

瑪伽，跟着大羣的女人，朝着一個方向哭哭啼啼的回到普甯坪去；而另外一個方向呢，是那裝載着鎗劍森然的火車在衝向灰色的遠方去，而巴爾代克也就在這火車上。長長的黑色的煙雲好像是沒有止境的；普甯坪也差不多看不到了。祇有那些高高的菩提樹還依稀可辨，此外便是那個教堂裏的高塔，正在被太陽光照耀得閃爍不定。不久，那菩提樹也看不見了，而塔頂上的那個金黃色的十字架也祇賸了明晃晃的一小點。巴爾代克的一雙眼睛只管向這一小點瞪着看，但是等到這一小點也看不見了的時候，這個可憐兒的憂愁便漫無涯際了。一種極度疲弱的感覺來襲擊了他，他覺得一切都完了。於是他開始回頭去看那個軍曹，因為，除了上帝以外，他已經覺得沒有比軍曹更偉大的了。那軍曹很明白地知道，現在巴爾代克會怎麼樣了，然而巴爾代克他自己却一點也不知道，一點也不瞭解。那軍曹坐在長椅上，把他的來復鎗夾在雙膝間，他點旺了他底煙斗。煙一股一股的升起來，時時把他那嚴肅的，不滿意似的臉掩蔽了。不單是巴爾代克底眼睛在

看着他的槍；整節火車裏的每一個角隅裏的眼睛都在看着他。在普甯坪或克爾佐達，每一個巴爾代克或胡琪代克都是他自己底主宰，每一個人都會想到他自己，照顧他自己，但是現在，這個責任需要那軍曹來替他們代庖了。如果他命令他們向右看，於是他們就都向右看；如果他命令他們向左看，他們也就都向左看了。每一個人的眼色裏都好像表示着一個問題：『哦，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但是他全都知道，并且全知道他們在希望些什麼。祇要有一個人能够用眼光去獲得他一個命令或解釋就好了！但是這些人都怕敢直接問他，因為戰爭正在與一切的軍法審判的機會接近起來。誰也不知道什麼是被允許的，也不知道是誰在那兒允許或不允許。至少可以說，他們都不知道，像軍事法庭這種字的聲音，雖然他們並不瞭解其意義，却聽了都非常害怕。

他們都覺得這個軍曹，現在對於他們，比起在普茨南省裏訓練的時候有更大的權力。祇有他是什麼都懂得的人，沒有他，就什麼都做不成了。這時，彷彿他覺得他的鎗有點重了，因為他把那鎗推給巴爾代克替他拿着。巴爾代克趕忙把鎗接過來，屏着氣，瞪着眼睛，好像看一道彩虹似的看着軍曹，然而從這裏頭感到了一點安慰。啊，一定有什麼很壞的消息了，因為連得這個軍曹也好像很煩惱着。進了每一個車站，人們都聽見車廂裏在唱歌和叫喊；那軍曹在發着命令，東奔西走的咒罵着，好像以此表示其地位的重要。但是，當火車一開動之後，每一個人，連同那軍曹自己也在內，全都默不作聲了。在

他心目中，這個世界現在也好像分爲兩種現象，一種是清明的和容易瞭解的——那是由家屋和眷屬所代表着的世界——另外一個是黑暗的，不錯，絕對黑暗的——那是由法國與戰爭所代表着的世界。他極有功效地振作了這些普甯坪兵士底精神，並不完全是由於他底人格，而是因爲事實上每個兵士都要背在他底心上。每個兵士底肩膀上已經負荷了他底行軍袋，還有他的大鑿與其他的配備，所以這全部擔負實在是非常沉重了。

此時，那火車一直在搖撼着，咆哮着，衝進茫茫的大野裏去。一忽兒到了一站，人們又加掛了新的列車與機車；一忽兒又到了另一站，人們給加上了鋼盔，大礮，馬匹，刺刀和一羣一羣的鎗兵。美麗的黃昏漸漸地降下來了。落日顯出了殷紅的顏色，一堆堆輕輕地飛着的雲從黑暗下來的天邊一直佈滿到西方。那火車，常常在每一個站上停留一下，以收載乘客與加掛車輛，以後便又轟轟地對着那紅光晃耀的方向衝過去，彷彿在衝進一個血的大海。從巴爾代克及其他的普甯坪兵士所乘坐的敞蓬車上，人們可以看到村莊，茅舍與小城市，教堂塔尖，鸛鳥——當牠們舉起了一隻腳兀立在巢裏的時候，看起來很像一把鐮刀——此外還有小農屋和櫻桃園。一切都飛快地閃過去了，一切都好像是殷紅色的。這時候，那些兵士也有點胆壯起來，開始互相竊竊私語了。因爲那軍曹，已經把他底口袋當做枕頭，嘴裏嚼着那陶土的鹽斗，呼呼的睡熟了。胡琪代克·桂士達拉，一個從普甯坪來的農民，剛坐在巴爾代克身邊，把他的肘子推了一推。

「巴爾代克，聽着！」

巴爾代克回轉了一個愁苦的臉，睜大了眼睛對他看着。

「爲什麼你簡直好像是一條被送去宰了的牛？」桂士達拉輕聲地說。「不錯，可憐的叫化，你眞是在給人家送去挨刀，這是沒有錯的！」

「啊，天啊！」巴爾代克歎着氣說。

「你害怕嗎？」桂士達拉問。

「爲什麼我不要害怕？」

天上的殷紅色愈來愈深了，於是桂士達拉指着那紅霞輕聲地說：

「你看見那紅光嗎？你知道嗎，呆頭，這是什麼？這是血呀。這裏，是波蘭——我們的邊境，喂——你懂不懂？但是，那兒，那遠遠的發紅光的地方，那就是法國了。」

「我們是不是就要到那裏去呢？」

「爲什麼你這樣着急？他們說還有好長一段路呢。但是，你不用害怕，那些法國人會出來迎接我們的。」

巴爾代克底普甯坪腦筋開始辛苦地思索了。過了一刻，他問道：「胡玳代克！」

「什麼事？」

「那些法國人究竟是那一種的人？」

這兒，胡琪代克底聰明忽然碰到了一個陷阱，他很容易一個倒栽葱的跌進去，而不容易爬出來了。他知道法國人就是法國人。他也會從老輩嘴裏聽到過一點關於法國人的話，他們曾經說起過，法國人永遠是跟誰都要打架的；他知道，至少他們是非常古怪的人物。但是他怎樣能把這些解釋給巴爾代克，以使他瞭解這些法國人是多麼古怪呢？所以，他開頭先把問話重複了一遍：

「那一種的人？」

「怎麼，是呀。」

胡琪代克所知道的就祇有三個國度：住在中間的是波蘭人；住在一邊的是俄國人，在另外一邊的是德國人。但是德國人有許多種。所以，爲了甯可明白而不求準確起見，

「法國人是那一種的人？叫我怎麼告訴你？他們一定是像德國人一樣的，不過更壞一些。」

聽了這樣說，巴爾代克嘆道：「啊，那些下流東西！」

直到此時爲止，他對於法國人祇有一個感覺，那就是一種不可言喻的恐怖感。但從此時開始，這個普魯士後備兵對於法國人就懷着一種真正的愛國者的憎恨了。然而這也並不感覺得很清楚，所以他又問：「那麼德國人會打德國人嗎？」

說：

被問到這個問題的胡琪代克，就像蘇格拉底第二似的，先採取了一個微笑，然後回

「那麼，難道你的狗，李賽克，不會跟我的蒲雷克打過架嗎？」

巴爾代克張開了他底嘴，對他底老師看了一會兒。

「啊！不錯。」

「還有那些奧國人也都算是德國人的，」胡琪代克解釋着，「難道他們沒有打過我們嗎？那個老頭兒史維爾思支說過的，當他打那一仗的時候，史坦因美茨常常大聲的嚷着：『上前，孩子們，打那些德國人！不過跟法國人打仗沒有那麼容易罷了。』」

「好天爺！」

「法國人從來沒有在那一仗裏給打敗過。當他們進攻你的時候，你不用害怕，你也不用自己覺得丟了臉。他們每一個人人都抵得了我們兩三個，他們長着像猶太人一樣的鬍子。他們有些人生着一張黑臉，像鬼一樣。現在你可以知道他們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把你的性命交託給上帝罷！」

「哦，那麼爲什麼我們要趕着他們打仗呢？」

這個哲學意味的問題，在胡琪代克心目中，却顯得有點愚笨。他顯然是受了官方意見的影響，所以立刻就預備好了他的答復。

「我本來最好還是不去，但是，如果我們不去打他們的話，他們就會來打我們了。那是毫無辦法的。你不是已經看見報紙上怎麼說了嗎？他們最恨的就是我們這些農民。人們說他們已看中了波蘭，因為他們要把伏特卡（註一）走私出去，而我們的政府不答應，因此就打成了仗。現在你懂得了吧？」

「我還不懂，」巴爾代克不想再追究似地說。

「他們也想我們的女人，像一條狗貪吃一塊肉骨頭一樣。」胡琪代克接着說。

「但是，他們一定會尊重瑪伽的，比方說？」

「他們連老年人都不會尊重！」

「啊！」巴爾代克用一個特異的聲音說，彷彿表示着，「要是真的如此，那我就願意打仗了！」

的確，在他看起來，這真已過分了。儘管讓他們把伏特卡從波蘭私運出去——但是不能使他們胆敢碰一碰瑪伽！我們的朋友巴爾代克現在開始從他個人底利益這個立場上觀察全部的戰事了，一想到有多少兵士與大礮正在開出去保衛他的正在遭遇到被法國人污辱的危險的瑪伽，他就振作起勇氣來了。所以，他終於也承認除了趕出去抵抗法國人之外，確實沒有別的办法。

此時，滿天的紅霞已經消隱，天色黑暗下來了。列車在不平的軌道上劇烈地震動起

來，鋼盔和刺刀也按照着震動的節奏而左右搖撼着。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成千累萬的火星從機車頭上飛出來在夜色中翻舞着，蜿蜒旋繞成幾百條很長的金線。好一會兒，巴爾代克還睡不着。正如那些火星跳進塵裏去一樣，他底思緒也跳進了他那想着瑪伽，普甯坪，法國人與德國人的心裏去了。他覺得，雖然他很願意躺下在他所坐着的那條板凳上，可是他不能躺下去。他終於睡熟了，真的，但這是一個很沉的，愈來愈迷胡的睡眠，而且他立刻就做了夢。他看見他底狗，李賽克，正在跟胡琪代克底蒲雷克打架，直到雙方底毛全都捲了下來。他正要跑過去搶一根木棍子趕散牠們，誰知忽然又看見了別的事情：原來有一個黑臉的法國人，黑得像土一樣，正在把膀子擡着瑪伽坐着，而瑪伽也很高興地在微笑。另外有幾個法國人在嘲弄着巴爾代克，並且在對他指指點點的。實在這祇是機車的汽笛聲而已，但對於巴爾代克，這却彷彿是那些法國人在叫着，「瑪伽！瑪伽！瑪伽！」「閉你的嘴，賊徒！」「巴爾代克嚷起來；「不准碰我的老婆！」但是他們還在叫着「瑪伽！瑪伽！瑪伽！」李賽克和蒲雷克都嗥叫起來，所有的普甯坪人都嚷着，「別讓你的老婆跑掉！」他是被綁起來了嗎，還是怎麼的？不，他向前衝，扭斷了繩結，抓着了那法國人的頭——於是忽然——！

忽然他受到了一陣劇痛，彷彿給什麼人重重的打了一下。巴爾代克登時醒過來站立起來。整個車廂裏的人都醒了，大家都問，「什麼事情？」原來這個不幸的巴爾代克，

在睡夢中竟抓着了那軍曹底頭。他立刻站起來，像一條提琴上的絃一樣直，兩個指頭碰着他的額角；但是那軍曹揮着手，像發瘋了一樣地叫着：

「噢，你！波蘭畜生！我要把你的牙齒都從你的頭裏敲出來——你這笨頭！」

那軍曹一直叫到喉嚨都氣噎了才罷，巴爾代克一直趕着行做禮賠不是。有些兵士咬着嘴唇忍着笑，但是他們也都有一半害怕。最後，從那軍曹嘴裏迸出了一句結束話：

「你這個波蘭牛！從波陀里亞來的牛！」

一切都又寂然了。巴爾代克坐下在他的老位子上。他除了覺得巴掌有點腫漲之外，昏頭昏腦的什麼都不覺得了。然而，好像專找他開玩笑似的，那機車頭上的汽笛還在叫着：

「瑪伽！瑪伽！瑪伽！」

他感受到一陣沉重的悲哀。

註一：伏特卡 (Vodka)，一種燒酒名。

3

天亮了。

那明暗不定的，慘白色的光落在那些沉睡的，被一個不安甯的長夜所折磨了的臉上。那些兵士還很不舒服地睡在他們底席位上，有的頭向前掛着，有的鼻子向天仰着。曙色升起來了，全世界都泛濫着紅光。空氣又新鮮又涼冷。那些兵士醒來了。晨光把所有暗影與濃霧送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哎，現在，那兒還有普甯坪呀？那兒還有大小克爾佐達呀？那兒還有米才洛甫呀？什齊東西都是陌生的和異樣的。羣山的邊緣都長滿了樹；山谷裏，有許多屋子隱藏在紅屋頂底下，白牆上架着黑色的十字架。像大府邸似的美麗的屋子，上面還蓋滿了葡萄藤。這兒，是有鐘樓的教堂；那兒，是戴着紫色煙霧花冠的工廠裏的煙囪。滿眼所見的，祇有一條的直線，斬平的河岸與玉蜀黍田。居民像蟻似的聚集着。他們經過了許多村莊與城市，那火車越過了許多不重要的車站，停也沒有停。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因為到處都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人。當太陽慢慢地從

早晨新鮮又涼冷

到
破綻

山背後湧現出來的時候，有一兩個兵士開始高聲祈禱了。別的人學着他們的樣。於是第一道輝煌燦爛的日光照在這些兵士底眞摯而虔誠的臉上。

這時，火車已經停在一一個較大的車站裏。立刻有一羣老百姓圍上來；已經有消息從戰地傳來了。勝仗！勝仗！電報已經到了幾點鐘了。因為每一個人都預料着會打敗仗，所以，被這意外的消息所震奮了，他們底歡喜簡直是沒有了限制。人們衣服都沒有穿整齊，從家裏和席上跑出來，一直飛奔向郵政局去。國旗在屋頂上飄揚着，手帕在每一個人的手裏亂飛。啤酒，煙草和雪茄都運送到火車裏來。這種熱烈是無可言表的；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呈現着光輝。「保衛我們的萊茵河」(註一)的歌聲像一陣狂風暴雨似的繼續不斷地充滿在空中。許多人在喜極而哭，還有一些人在互相擁抱。激動了這些羣衆的熱情同時也侵染了那些英俊的兵士，他們的勇氣出來了，於是他們也開始唱歌。火車被他們底雄壯的歌聲所震動着，羣衆很奇怪地聽着他們所不大知道的歌。從普甯坪來的兵士唱着：

巴爾安思！巴爾安思！永遠不要失望！

「是波蘭人，是波蘭人！」羣衆重複的說明着。於是，包圍了他們的車輛，景仰着

他們底兵士的服飾。又講了許多波蘭軍團的英勇故事以增加他們底歡喜。

巴爾代克沒有刮臉，再加上他那黃色的鬍鬚，綻出的眼珠，和高大的瘦骨稜稜的軀體，使他顯得很可怕的样子。人們注視着他，好像在看一隻野獸。哦，這是去保衛德國的人啊！他一定收拾得了法國人的！巴爾代克聽了，很滿意地微笑着，因為他也覺得他們打敗了法國人是很該高興的。現在那些法國人可不能到普甯坪去了，他們不能拐走瑪伽了，也沒有法子佔據他的田地了。因此他微笑着，但因為他底臉上很痛，所以同時變成了一副怪相，確是使人看了害怕。此後，他又表演了一個荷馬史詩式的戰士底胃口，把許多豌豆香腸和啤酒像投入無底洞似的吞了下去。羣衆中有人送給他雪茄和錢，他們都互相敬酒祝福了。

「這個德國人的國度裏倒還不壞，」他對胡琪代克說，停了一刻，又加着說，「你知道他們已經打敗了法國人！」

但是胡琪代克，這個懷疑論者，却給他的歡喜上加了一個陰影。胡琪代克是像卡桑特拉（註二）一樣地能豫知的。

「那些法國人常常在開頭的時候打敗仗，騙你進去，於是他們真的動起手來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胡琪代克並不知道大部分的歐洲人都與他的意見相同，更不知道所有的歐洲人都與

他同犯了錯誤。

他們繼續趕路。一路所有的屋頂上都飄着旗。在某幾個車站上，他們停了好一會兒，因為到處都是一長列一長列的車軸。部隊急急忙忙地從德國底各處開去接應他們底武裝弟兄。所有的火車上都裏滿了綠葉的勝利冠，標鎗手都把一路上人們送來的花朵裝飾着他們底長鎗。這些標鎗手大都也是波蘭人，每一掛車子裏都可以聽到他們底招呼：

「您好，老鄉，上帝在把您帶到那兒去？」

同時，與火車底軋轆聲作伴奏的，是那著名的小曲：

桑陀彌的姑娘嬌聲說：

「親親的兵爺來跟我們玩兒！」

隨即巴爾代克和他的伙伴接上了那疊唱詞：

兵爺回話笑盈盈：

「上帝祝福你，乖乖啊，咱吃飯先要緊！」

從普甯坪出發的那些悲哀的人現在都滿心高興地振作起精神來了。但是，這種歡喜的心情隨即被第一排從法國開回來的傷兵車所壓下去了。這個列車停在贊茨，爲了讓許多趕往戰地去的兵車開過去，所以等了好久。那些傷兵都已經攻過了那到哥羅尼去的路上的那座大橋。巴爾代克和幾個伙伴換上前去看那些病兵和傷兵。有些躺在廂車裏，有些躺在敞車裏，祇有那些在敞車裏的才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看了第一眼，巴爾代克安心就立刻又跳到嘴裏來了。

「你來看，胡琪代克，」他恐怖地叫着。「你看，法國人把我們的老鄉幹了多少！這實在是一個悲慘的景像！這些灰白色的，衰竭了的臉，有的因火藥或苦痛而變黑了，有的沾滿了血。對於那一片歡笑的聲音，這些兵士祇用呻吟聲來應答。有的在咒詛戰爭，法國人和德國人。焦灼的嘴唇永遠在叫着要水喝，眼睛在昏瞶中翻滾着，在病兵堆裏，到處都可以看見那些已經死了的木硬的臉，有的很和善，眼脣脣圍顯着藍色的圈；有的封存着與死搏鬥的遺容，瞪着可怕的眼，露出了咬緊的牙齒。巴爾代克平生第一次看到戰事的血案，所以他底心立刻被更多的紛亂所佔領了。他彷彿完全呆住了，張開了嘴巴，木立在人羣中，被人家東推西擠以及被警察用警棍打着項頸，也全不知覺。他看了胡琪代克一眼，用肘子碰了他一下，說道：

「胡琪代克，但願老天爺保佑我們！這真可怕啊！」

「你也總有一天會跟這一樣的。」

「耶穌！瑪麗亞！人應該這樣的互相殘殺的嗎！平常時候，一個人如果殺了別一個人，警察就把他抓到官府裏去，送進牢監了！」

「唔，但是現在，誰殺的人最多就是誰最受稱贊。你在想些什麼，某頭？難道你還以為你應該練習的時候那樣地用火藥，而光打靶子不打人嗎？」

這兒，理論與實驗的分別顯得很清楚。雖然我們的主人公巴爾代克是一個兵士，曾經受過訓練，曾經打過鎗，也明知道戰爭底目的是殺人，但是此刻，當他看見了這許多血在流，以及這一切戰爭底慘象，他覺得非常難受，非常憂鬱，搖搖擺擺地兩條腿都站不住了。他對於法國人的印象又深刻了一層；但是，當他們從發發開到哥羅尼的時候，這種心理又消滅下去了。在中央車站上，他們第一次看見了俘虜。圍繞在他們四周的是許多兵士與人民，這些人很感興趣地注視着他們，但是並沒有敵意。巴爾代克用肘子從人堆裏找一條通路擠了過去，向那個俘虜車裏一望，覺得不勝詫異了。

一隊法國的步兵，穿着襤褸的衣服，既骯髒，又瘦小，面容都非常憔悴，滿滿地裝在車廂裏，活像一桶一桶的魚。許多人都伸出手來接受羣衆送給他們的零星小東西，祇要那哨兵不阻止他們的話。把胡琪代克告訴他的那些話判斷起來，巴爾代克對於法國

人又得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印像，而這個印像却使他鬆了一口氣。他回頭來找胡琪代克，發現地就站在身邊。

「你剛才怎麼說的？」巴爾代克問。「憑着一切的聖人在上！我就是丟了頭也不會更覺得奇怪的了！」

「也許他們都有點畏縮了，」胡琪代克回答，但也是同樣的失望。

「他們咕嚕咕嚕的說些什麼話？」

「一定不是波蘭話。」

被這個印像安了心，巴爾代克沿着那列車一節一節地巡視過去。當他看完了那些正規兵之後，他說了一句：「可憐的傢伙！」

但是最後一車裏製着的是佐胡人（註二），這些人却給巴爾代克以重新考慮的資料了。像他們那樣的擠在一堆坐着，簡直看不清楚他們是不是每一個都可以抵得了兩三個普通人。但是從車窗裏望進去，他看見了這些目光炯炯的，黑臉的，能征慣戰的兵士底威風凜凜的長鬚和莊嚴的相貌。巴爾代克底心於是又跳到了嘴裏。

「這一批是最壞的了，」他輕輕地說，好像怕他們會聽見似的。

「你還沒有看見那些沒自給我們俘虜過來的呢，」胡琪代克回答。

「老天爺保佑我們呀！」

「現在你懂得了吧？」

看完了那些佐胡人，他們繼續走過去。在最後的一節火車邊，巴爾代克忽然倒退了
一步，好像碰到了火一樣。

「啊，胡琪代克，上帝幫助我們呀！」

原來是一個土耳其人靠出在窗口，一張差不多漆黑的臉，眼珠轉動着，露出了一個
眼白。他一定已經受了傷，因為他底臉上有苦痛的表情。

「你怎麼啦？」胡琪代克問。

「這個一定是魔鬼了，這不是一個兵。上帝饒恕我的罪過吧！」

「看他的牙齒！」

「讓他到地獄裏去罷！我不要再看他一眼了。」

巴爾代克緘默了一會兒，又問道：

「胡琪代克！」

「怎麼啦？」

「在這樣一個人面前，如果給自己畫一個十字，會不會是一件好事情？」

「這些異教徒對於聖信的事情是一點也不懂的。」

上車就座的信號發出了。幾分鐘之後，他們的車就開始動了。一直到暮色蒼茫，巴爾

代克始終看見那土耳其人底黑臉及其眼睛裏的可怕的眼白在他面前顯現着。如果從這個普甯坪兵士現在的情緒判斷起來，關於他的將來的遭遇，簡直是不可能預言的了。

註一：德國國歌。

註二：佐胡人(Zouave)

「德意志國歌」

「德意志國歌」

「德意志國歌」

「德意志國歌」

「德意志國歌」

「德意志國歌」

「德意志國歌」

「德意志國歌」

「德意志國歌」

「德意志國歌」

「德意志國歌」

「德意志國歌」

巴爾代克在葛拉維洛特這一次陣地戰役中最初所担任的那個職務，使他相信了這樣二個事實——那就是，在打仗的時候，的確有許多可看的，但是一點沒有事情可做。因為在戰役初起時，他和他的隊伍都奉命，把他們底來復鎗放在腳邊，在一個葡萄牙田所蔭覆着的小山脚下等候着。礮聲在遠處爆響着，騎兵隊在附近衝過，馬蹄聲震動了大地；於是看見了旗子的飄揚，全套盔甲的騎兵拔出了劍馳驟過去。那小山上的礮彈嗤嗤地在蔚藍色的天空中飛過，好像一朵一朵的小白雲，接着便看見有煙霧充滿在空中，掩沒了地平線。整個戰事彷彿是一陣暴風雨，突然降落在一個一個區域而到處都並不延續得長久。

在開頭幾小時之後，就有許多非常的動作展開在巴爾代克四周。別的隊伍開始集中到他的隊伍外圍來了，在他們中間的空隙處，有許多跳躍的馬拖着的礮馳突過來，忽忽地卸下了，描準着那小山。整個山谷裏都已充滿了部隊。現在，各方面都在發施號令，

傳令官瘋狂地跑來跑去，於是那些士兵互相說着：

「啊！現在該輪到我們了！時光到了！」

或是很不安定地互相問着：

「難道還沒有到衝鋒的時候嗎？」

「當然應該衝鋒了！」

生與死的問題現在開始在懸掛在天秤上了。在那掩沒了地平線的濃煙裏，有什麼東西在很貼近的地方發着可怕的爆炸。大礮底沉着的怒吼與來復鎗的格格聲愈來愈近了。彷彿從遠處傳來了一陣不很清楚的聲音——於是聽到了開花礮聲。忽然，那些架好了的礮開火了，一直開到大地與空氣顫抖在一起。礮彈很可怕地發着噓噓噓的聲音，飛過巴爾代克底隊伍。看着，他們看見一個通紅的東西，好像是一朵小小的雲，在這朵雲裏頭，有什麼東西在噓響，在衝過來，又在格格的響，接着是咆哮聲，尖銳的噓噓聲。人們都叫起來！「一個礮彈！一個礮彈！」同時，這個戰爭的禿鷲像一陣疾風似的掃過來，近了，掉落下來了，終於爆炸了！耳朵裏接到一陣可怕的吼聲，一陣撞擊聲，好像整個世界都崩散了，接着的是一陣衝迫的聲音，彷彿你站在一股狂風前面一樣。在那些礮位附近站着的行列裏頭，開始發生了騷動，於是聽到有人高叫着軍令「站好預備！」巴爾代克站在前排，來復鎗擱在肩膀上，頭回看着那小山，嘴巴閉緊——這樣他的牙齒才不

會打架。他是不准顫抖，也准開鎗的。祇要他站定在那兒老等！但是現在又來了一個礮彈——三個，四個，十個。風把山邊的煙霧吹散了；才看見那些法國人已經把山上的普魯士礮兵陣地打毀了，并且把他們自己的礮架好在那兒，現在是對着山谷裏開火了。每一刻兒，他們從那些葡萄樹叢底下送出了長長的白色的煙柱。敵人底步兵，由礮火掩護着，已在繼續前進，預備開火了。他們已經走下了半山，可以清清楚楚地望得見了，因為風還在把那些煙霧吹散。那些葡萄田會不會成爲一個障礙物而阻止他們一下呢？不，那些步兵的紅帽子還在前進哪。忽然，他們在那些葡萄藤的高架底下不見了，除了三色旗在這兒那兒偶一顯露之外，什麼都看不見了。鎗火猛烈地，但是間歇地發作着，常常在一些新的，意想不到的地方繼續發射出來。礮彈在頭頂上一個追一個地爆炸着。山頭上時時有叫喊聲，底下就有德國人應答着「呼啦！」山谷裏的礮火也不斷地發放出去，而他們的隊伍始終是毫不畏怯地屹立着。

然而，火線已經更接近地圍住了他們。鎗彈在遠處嗡嗡地響得像蚊蠅一樣，或是在左近發着可怕的嗷聲穿過。數量愈來愈多：成千累萬地，繞着他們底頭，鼻子，眼睛和肩膀噴響着，在這樣的地方，居然還有人屹立着，這真是叫人聽了詫異的。忽然，巴爾代克聽得身旁有一個怨苦的聲音：「耶穌！」接着就有人喝着：「站好預備！」於是又有一聲：「耶穌！」和「站好預備！」隨即這種苦痛的嘆息聲不停地接下去，發命的聲

響也愈來愈快，火線愈接近了，頭頂上的鎗彈聲也愈多愈急，愈加可怕了。死人躺了滿地。真傾到了世界末日了。

「你怕不怕？」胡琪代克問。

「爲什麼我不怕？」我們的主人公回答，他底牙齒迸槍着。

然而巴爾代克和胡琪代克還是屹立着，逃跑的念頭壓根兒也沒有進他們的心裏。他們是奉命屹立在那兒接受敵人底炮火的。巴爾代克事實上還沒有說老實話；他並不怕，任何一個人站在他的地方，一定都比他害怕些。紀律主宰着他底想像，而他底想像中從來也沒有過這樣可怕的境界。但巴爾代克覺得他一定會被打死，他把這個思想告訴了胡琪代克。

「他們打死的人已經太多了，天堂裏沒有那麼多的空地來收容了。」胡琪代克用一個興奮的聲音回答他。

這句話極有效驗地安慰了巴爾代克。他開始希望着他在天堂裏的地位早已有人佔據了去。這個思想給了他一重保證，他就更耐心地站着，祇覺得非常之熱，汗在從他臉上流下來。這時敵人的火力已經密集到使他們底隊伍顯然地在零落下去。死傷了的人，也沒有人去救護；垂死者底喉音與礮彈飛馳聲及射擊聲混雜着。你可以從那些三色旗底移動中看出那掩蔽在葡萄藤底下的法國步兵正在愈走愈近。開花礮彈的爆發大大地減少了

他們的行伍；那些兵士開始覺得絕望了。

但是在這種絕望情緒底下的乃是不耐煩與盛怒。如果他們已經牽到衝上前去的命令，他們一定早已都像一陣旋風似的上去了。所不可耐者就祇是這樣一動也不動的老是站在那兒。一個兵忽然用他所有的氣力把他那頭盔扔下去，叫道：

「他媽的！反正是一樣的死！」

巴爾代克從這句話中又得到了一種安慰的感覺，使他幾乎不再覺得害怕了。因為，既然一切的死都是一樣的，那還有什麼可怕的呢？這種鄉下哲學比任何別的東西都更快地能引起人的勇氣來。巴爾代克本來知道一切的死都是一樣的，但是他聽了也覺得高興，尤其是當這戰事正在快要打敗的時候。因為這兒是一個從來沒有放過一鎗，而已經被殲滅了一半的聯隊。許多從別個潰散的聯隊中奔竄到他們這兒來的兵士都已失却了秩序；惟有這些從普魯坪，大小克爾佐達和米才洛甫來的農民還嚴陣以待，維持着普魯士軍隊的紀律。但是，即使在他們中間，現在也開始可以感覺到一點不安定了。再過一刻，他們也要突破那紀律底約束了。他們腳底下的土地已經被血浸漬得又滑又軟了，牠的血腥氣混和着火藥氣。有幾處地方，行列已經連接不起來，因為被屍體所間隔了。在這些依然還屹立着的人的腳底下，另外一半人正在淌着流血，呻吟，掙扎，臨死，或已經在死的寂靜中。那兒也沒有可吸的空氣了。他們開始抱怨起來：

「他們是把我送出來被屠宰的！」

「誰願意來打這樣的仗！」

「別做聲，波蘭狗！」軍官的聲音響着。

「你到我這兒來站站看！」

「站在那兒，渾蛋！」（註一）

忽然又有一個聲音：

「我們依賴你的保佑……」

巴爾代克立刻就接上去：

「啊，上帝底聖母！」

隨即，在這戰場上，一個波蘭的合唱隊嘹亮地唱起了波蘭守護神，琛思安柯華聖母

（註二）底頌歌：

「不要看輕了我們底祈求；」

而在他們的脚下，傷創者呻吟着「瑪利亞！瑪利亞！」以為伴奏。瑪利亞顯然已聽到了他們底呼籲，因為正當這時候，那傳命官躍馬而來，發出了衝鋒命令：「拿傢伙進攻！呼啦！前進！」窸立的刺刀忽然放下來了，縱隊伸展成很長的一個行列，跳向那小山去，用刺刀去搜尋眼睛所沒有發現的敵人。然而，這些人離開那小山脚還有二百碼之遠，

他們必須冒着猛烈的炮火衝過這個距離。他們會不會像別人一樣地陣亡了呢？他們會不會被迫退却呢？陣亡，也許會；但是退却，他們決不會。因為那普魯士司令長官很知道什麼調子能使這羣波蘭兵士奮力作戰。在大礮底咆哮聲中，在來俄鎗底火線與煙霧中，在騷動與呻吟聲中，最響亮的是鼓聲與喇叭聲，奏着那使每一滴血都在血雲裏跳動的頌歌。「呼啦！」烏瑪茨基（註三）響應道。「祇要我們活着！」（註四）狂暴侵襲了他們。炮火撲面而來。他們像一陣旋風似地掃過了那羣仆側在地的人馬底軀體，掃過了大礮底破片。他們跌倒下來，但他們立刻大叫一聲，又喘一聲，爬起來衝上前去。他們衝到了那葡萄田，鑽進了牠的園柵。人都看不見了，祇有歌聲還可以聽到，偶然也可以看到一把刺刀底閃光。小山頭上的火力愈來愈猛。在山谷裏，喇叭繼續在吹響着。法國人的射擊繼續着愈來愈急——更急了——於是忽然——

忽然他們變得鴉鵲無聲了。

底下，在那山谷裏，那個老經驗的戰狗，史坦因梅茨，燃旺了他那陶土的煙斗，用一個躊躇滿志的口吻說道：

「你祇要給他們吹起這個調子來！這些蠻子就幹起來了！」

果然，在一刻兒之後，一面傲慢地揮動着的三色旗忽然上升了起來，接着就倒了下去，從此不再看見了。

「他們並不是在開玩笑，」史坦因梅茨說。

喇叭聲又吹出了那頌歌，另外又有一聯隊的波蘭兵來協助作戰了。於是在這葡萄園的圍柵中，短兵相接的肉搏戰發生了。

現在，啊，繆司女神啊（註五），歌頌我們的主人公巴爾代克吧，讓後世的人都知道他底功績！他心裏所有的恐怖，不耐煩和絕望都混合在單純的一個暴怒的情感中了，當他一聽到那個音調，他底每一根血管都綻了出來，好像生鐵的一樣。他底毛髮都直豎了起來，他底眼睛裏迸射着火光。他忘記了一切構成他所生活的世界的事物；他也不再關心於到底一切的死是不是都一樣的。手裏緊緊地握定了他底來復鎗，他跟別人跳上前去。衝到山下的時候，他跌了第十交，碰破了他底鼻子，身上都被泥土和鼻血沾污了，但是他還瘋狂地，喘息地，張開了嘴闔上前去。他向周遭一看，希望儘快的在那圍柵裏頭找到幾個法國人，居然一下子就看見有三個靠近着旗幟站在一起。他們都是土耳其人。巴爾代克會退縮嗎？不會，真的；他現在應該已經抓到魔王（註六）了！他立刻衝到他們面前，他們就發一聲喊迎上來了；兩柄刺刀，好像兩個致命的擊刺，已經碰到了他底胸膛，但巴爾代克把他底刺刀往下刺了過去。一個可怕的叫喊聲跟着發出來——一陣呻吟，於是兩個黑色的人體倒在地上抽搐了。

這時候，那擎着旗的第三個土耳其人奔上來幫助他的伙伴了。像一個惡鬼似的，巴

爾代克用全身之力一跳就跳在他身上。礮火在遠處閃爍着，怒吼着，而巴爾代克底沙啞的咆哮聲也在煙燄中間震響出來：

「送你到地獄裏去吧！」

於是他手裏的鎗又繞了一個可怕的半圓形，又有一陣呻吟聲來應答他底戳刺。那些土耳其人看見了這樣一個狂怒着的巨無霸，都吃驚地退縮不前了。但是，也許是巴爾代克的誤會，也許是他們叫出了幾個阿刺伯字，總之，巴爾代克聽見他們那厚嘴唇裏清清楚楚地叫出了：「瑪伽！瑪伽！」

「瑪伽把這個給你！」巴爾代克咆哮着，再一跳就跳到那些敵人中間。

幸運得很，這時恰巧有幾個伙伴趕上來幫助他了。現在，在這個葡萄田底圍棚裏，正進行着一場劇烈的肉搏戰。鎗與鎗的撞擊聲以及雙方的鼻子裏所呼出來的熱騰騰的氣息都很緊湊。巴爾代克像一陣風暴似的發着盛怒。被煙霧迷住了眼睛，流着血，與其說是像一個人，毋寧說是像一隻瘋狂的野獸，他無心計較一切，祇是每一擊就打倒一個敵人，打壞了許多鎗，打破了許多頭顱。他底乎非常迅速地揮弄着這個播種毀滅的機器。他向那旗手進攻，一刀就刺中了他底咽喉。那旗手底眼睛往上一翻，臉立刻就漲大起來，他底喉嚨裏發着響聲，他底手一鬆，旗桿就倒下來了。

「呼吽！」巴爾代克叫着，把那旗子擊起來，在空中揮舞了一陣子。

這就是史坦因梅茨在山谷裏所看見的那一面升起來又倒下去的旗子。

但是這面旗，他祇看見了這半秒鐘，因為在下半秒鐘內，巴爾代克就把牠扯破了。同時他底伙伴都已經衝上前去了。

巴爾代克獨自個勾留了一刻兒。他把那旗取了下來，揣在胸口的袋子裏，兩手握著那旗桿，追上了他的伙伴。

一羣土耳其人，叫嚷着一種很野蠻的聲調，現在都跑向那架在山頂上的大礮去了。那些瑪茨基跟着追上去，吆喝着，用鎗托和鎗刺擊刺着。

那些駐守在礮拉邊的佐胡人就用炮火來接收了第一個人。

「呼啦！」巴爾代克叫着。

他們跑到礮位邊，於是在這四圍又發生了一場血戰。這時候，又有第二個波蘭聯隊趕來接應了。巴爾代克手裏的那個旗桿現在竟變做一根魔鬼的哭喪棒。牠底每一擊都在那些法國人底緊密的行列中間打開了一個缺口。那些佐胡人和土耳其人好像中了風一樣，他們都逃開了巴爾代克動手的地方。不到幾分鐘，巴爾代克就騎在一尊大礮上，好像騎他底普甯坪牝馬一樣。

但是那些兵士還來不及看見他騎在這尊礮上，他已經打死了一個在另一尊大礮邊舉着旗立着的旗手而騎上了第二尊大礮了。

「呼啦，巴爾代克！」兵士們再三地叫着。

這是一個全勝。一切的軍用品都俘獲了。法國步兵都四散奔潰，而被普魯士援兵在山背後包圍了起來，又全都繳了械。

而巴爾代克在這追奔逐北的時候還奪得了第三面旗。

他這個時候的神氣真是值得看看的。殺得已經筋疲力盡了，遍身都是血，喘着氣像一個鐵匠底風箱，他現和他的伙伴一起下山來，把三面旗子搭在肩膀上。那些法國人？怎麼，他一個人就都已經什麼都幹了他們！胡琪代克剛走在他身邊，身上有了抓傷與擦斑，所以他就對他說：

「你從前怎麼說過來？怎麼，他們簡直都是一批可憐蟲：骨頭裏一點力氣也沒有的！他們祇是像貓一般的把咱們抓破了一些而已。但是我怎樣幹了他們，你祇好看地下面就知道了！」

「誰會知道你竟是那麼樣的厲害！」胡琪代克回答，他已經全都看見了巴爾代克的功績，開始對他刮目相看了。

但是還有誰沒有看見這些豐功偉績呢？歷史，整個聯隊以及大多數的軍官。現在每個人都用驚奇的眼光看着這個淡黃鬍去和暗眼的鄉下巨人。那少校親自對他說：「啊，你這個混蛋的波蘭人！」并且扯着他底耳朵，使巴爾代克哆斜了嘴巴露出到大牙，以為

笑樂。當他們的聯隊又在山脚下排隊肅立的時候，那少校把他指示給上校，上校指示給史坦因梅茨。

史坦因梅茨看到了他所奪獲的旗子，便命令把牠們收拾起來；接着就注視着巴爾代克。我們的主人公巴爾代克又像一根琴弦那樣直挺挺地立正着，舉鎗致敬。那老將軍看了他一會兒，點點頭表示滿意。最後他對上校說了幾句話；祇有「下士官」這個字可以清楚地聽到。

「他太傻了，大人！」那少校說。

「我們試試看，」那將軍說，隨即撥轉了馬頭，他走近到巴爾代克面前。

巴爾代克自己一點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將軍和一個小兵說話，這是在普魯士軍隊中所絕對沒有有的事。而這個將軍又是更容易做這件事，因為他能够說波蘭話。況且這個小兵又是奪獲了三面旗和兩尊砲。

「你是那裏來的？」將軍問。

「從普雷坪來的，」巴爾代克回答。

「好，你底名字呢？」

「巴爾代克，史洛維克。」

「人，」那少校解釋着。

「人！」巴爾代克學着樣。

「你知道不知道，你爲什麼打法國人的？」

「我知道，大人。」

「講給我聽。」

巴爾代克開始結結巴巴地說不上來了，「因爲，因爲——」於是，忽然，幸而想起了胡琪代克底話，他立刻就照樣說了出來，以免得打岔：「因爲他們也是德國人，不過更壞一些！」

將軍底臉抽動了一下，彷彿他覺得要失笑了。然而，過了一會，將軍回頭對那少校說：

「你說的不錯，老弟。」

我們的主人公巴爾代克，自己覺得很得意，還照樣地直立着，像一根琴弦。

「今天這一仗是誰打勝了的？」將軍又問他。

「我，大人，」巴爾代克毫不遲疑地回答。

將軍底臉又抽動了一下。

「對，很對，是你！現在這是給你的獎賞。」

說到這裏，將軍從胸前除下一個鐵十字勳章來，從馬上個身下來給巴爾代克掛上了。

。在上校，少校，大佐，一直到下士官底臉上，都極其自然地反映出了將軍底幽默。將軍走了之後，少校自己也送了巴爾代克十個銀元，大佐送了他五個，以下都有得送他。個人都對他微笑地說是他打了這個勝仗，結果是把巴爾代克榮得如在九霄雲外一般。

但這是一件古怪的事情：惟一的，並不真正滿意於我們的主人公的人却是胡琪代克。

到了晚上，當他們倆都坐着烤火的時候，當巴爾代克底出名的臉被豆香腸塞得滿滿的，正如那香腸被豆塞滿了似的時候，胡琪代克忽然用一種消極的口氣說道：

「喂，巴爾代克，你真是好大一個菜頭，因為」

「怎麼啦？」巴爾代克含了一嘴的香腸說。

「怎麼啦，老鄉，你不是對將軍說法國人也是德國人嗎？」

「可是你應該記得將軍和那些軍官也都是德國人呀。」

「那有什麼關係？」

胡琪代克稍微吃訥了一下：「哦，雖然他們也許也是德國人，可是你不能跟他這樣說呀，因為這總是不愉快的——」

「但是我說的是法國人，並不是說他們……」

「哎，因為當——」

胡琪代克忽然停住了，雖然他顯然還想說下去；他想解釋給巴爾代克聽：當着德國人的面，說他們的壞話是不合適的，但是終於他縮了回去不則一聲了。

註一：此句原用德文。

註二：琛思安柯華的聖母 (Our Lady of Gzenstochwa) 琛思安柯華為波蘭東部地名，其地有著名聖母像，每年常有多人進香，被視為波蘭之守護神。

註三：瑪茨基，波蘭人最普通之名字，猶英國之湯美 (Tommy)，此處即「波蘭人」之代用語。

註四：「祇要我們活着，波蘭不會危亡；」此波蘭國歌之第一句也。此歌自拿破崙統率下之波蘭軍中開始盛行，其後即用為國歌。

註五：繆司 (Muse)，希臘神話中九位文藝女神之總稱。

註六：「魔王」原作 Lucifer。

不久之後，普魯士皇家郵車把底下這封信帶到了普甯坪：

感謝耶穌基督及其聖母。

親愛的瑪伽！有你的消息沒有？你還能够安安穩穩的在家裏躺在床上享福，那真好，但是我却在這裏打仗打得好苦。我們曾經圍攻了梅茨大礮臺，在那裏打了一仗，我打敗了許多許多法國人，把所有的步兵和礮兵都嚇壞了。那將軍也嚇壞了，他說是我一個人打的勝仗，所以送了我一個鐵十字勳章。現在那些軍官和下士官都非常尊重我，不大打我的嘴巴了。後來我們又向前進，又打了一仗，可惜我記不起那個地名來了；我在那一仗裏也搶得了四面大旗，還打倒了一個頂大個子的胸甲騎兵隊的上校，把他俘獲了。因為我們這個聯隊應該調回家了，軍曹勸我申請轉一個聯隊，仍舊留在這裏，因為在打仗的時候，祇有睡覺是沒有分的，此外一切都舒服，

你要吃多少有多少，而且在這個國度裏，到處都有酒喝，因為他們是一個很有錢的國家。我們還放火燒掉了一個城市，而且連女人和小孩也不留下一個，我也照樣動手。教堂都燒做平地了，因為他們都是天主教徒。還有幾個傢伙給我們燒烤了。現在我們正在進軍去打那個皇帝了，打掉了皇帝就算是打完了仗。可是你應小心照顧牲口和弗蘭西克，你要是不好好地照顧他們，我回來一定要痛痛快快的打你一頓，教你知道知道現在是那一等人了。願上帝保佑你。

巴爾脫洛米琪·史洛維克。

顯然地，巴爾代克已經對戰爭發生了興趣，并且開始在把打仗當作他底專業了。他自己覺得有了更大的把握，現在，他的上陣殺敵就等於他在普甯坪時候的到田裏去工作一樣。獎牌和十字勳章掛滿在他胸前，雖然他並沒有升做下士官，可是他已經是一個大名鼎鼎的士兵了。他永遠是非常守紀律，跟從前一樣，而且有着一個絕想不到危險的大丈夫底育目的勇氣。這種推動他的勇氣，已經與第一次的暴怒中所推動他的勇氣完全不同了，因為他底現在的勇氣，乃是直接從戰鬥經驗及自信心所產生的了。此外，還得加上他底巨大的精力，使他能够擔當一切的疲勞，行軍與過度的緊張。別人一個個地在他們，獨有他能够不損毫髮地支持下去，愈來愈艱苦，而愈加發展成爲一個結實

壯碩的普魯士兵士。他現在不單是打擊着法國人，而且還憎恨他們了。他的一些別的觀念也都改變了。他已經成爲一個忠誠的兵士，盲目地崇拜着他底領袖。在寄給瑪伽的另的一封信裏，他寫着：

胡琪代克的想頭跟我不同了，所以我們吵過一場，你知道不？他也是一個混賬東西，因爲他說法國就是德國人，可是他們是法國人，而我們是德國人啊。

瑪伽，在她總覆這兩封信的信裏，就很很的教訓了他一頓，她想到什麼就寫下了什麼。

親愛的巴爾代克，在聖壇前跟我結了婚的丈夫，我希望上帝責罰你：你自己才是一個混賬東西，你這異教徒，跟着那些惡漢去殘殺了半個國度的天主教徒。你明白不明白，這些惡漢都是路德教徒，而你，一個天主教徒，却在幫助他們？你喜歡打仗，你這個天殺星，就因爲你現在可以一點事情都不做，光是找人打仗，喝酒，虐待別人，而且還不吃齋，還要燒教堂。你造了這許多孽，我希望你在地獄裏給火燒着，因爲你還以此爲驕傲，而且也不可憐可憐老年人和小孩子。想想看，聖書上爲我們波蘭國寫下了的黃金文字是怎樣說的，從世界的開始一直到審判日——上帝決

不會保佑那些懶惰漢，——趕快自己管束管束，你這個土耳其人，免得將來給我打碎了頭。我寄過你五塊錢，雖然我這裏也很要用這一注錢，因為我不知道以後的生活會怎麼樣，而家裏的積蓄也在少下去了。我擁抱你，親愛的巴爾代克。

瑪伽。

這封信裏的教訓並沒有使巴爾代克發生多大的感動。「老婆並沒有記得她當初的誓言，」他自個兒想，「而徧愛管閒事。」他依然按照着他底老樣子打仗。在每一仗中，他都使自己成爲一個大出風頭的人物，最後他竟被那些比史坦因梅茨更闊氣的大人物所青眼了。當那潰不成軍的波蘭聯隊準備被遣送回德國後方去的時候，他聽了軍曹的勸告，申請給假，留在原地等候改編入別的聯隊。這件事情的結果是使他跑到了巴黎城外。他底家信裏現在充滿了看輕法國人的話了。「在每一仗裏，他們都嚇得像兔子一樣的逃走，」他這樣寫給瑪伽，這倒是寫的真話。但是這一次的圍攻巴黎並不合他的脾胃。他得整天地挖掘，或是躺在包圍巴黎的壕溝裏，聽着礮聲怒吼，而且常常浸透了一身的水。此外，他又失去了他的那些老伙伴。現在，在他以一個志願軍的身分轉編進來的聯隊裏，他完全被德國人包圍着了。他本來稍稍懂得一點德文，那是在工廠裏學來的，但是十個字中間祇能講四五個；現在却很快地講熟了。這個聯隊裏的人給他起了一個

綽號，叫做「波蘭牛」，而且還常常開他的玩笑，要不是爲了他的許多勳章和他那可怕的拳頭，恐怕他還得受到更多更不愉快的惡謔。然而，後來他終於獲得了新伙伴的尊重，漸漸地跟他們交了朋友。因爲他給整個聯隊掙到了光榮，所以他們到底也就把他看做自己人了。巴爾代克向來不願意人家把他叫做德國人，他認爲這是一個大侮辱，但是現在，當他想到自己與法國人的差別的時候，他就自稱爲「一個德國人」了。他自己也真覺得完全與從前不同了，同時他也不願意處於一個比別人壞的地位。於是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應該會使他得到許多反省，假如我們的主人公底心裏能够很容易地發生反省的話。他的聯隊中有幾個伙伴被派遣出去解決幾個敵方的狙擊兵，於是設下了埋伏，那些狙擊兵都陷在埋伏裏了。但是敵方這個支隊都是一批久經戰陣的兵士所組織成的，是一個客籍兵聯隊底殘餘兵士，所以這一回巴爾代克在開始幾鎗之後看不見有紅帽子逃跑掉了。當他們被包圍之後，就非常頑強地抵抗，向普魯士兵的合圍中直衝過來，企圖奪圍而出。他們竟如此之驍勇，居然衝出去了一大半，祇有少數人被俘虜了。所以巴爾代克所參加的一夥祇獲得了兩個俘虜。這兩個俘虜被安置在一個管森林人底屋子裏過夜，第二天就得被鎗斃了。兩三個兵站在門外防守着，而巴爾代克和這兩個被綁縛了的俘虜則躺在屋子裏，在那敞開了的窗子底下。

一個俘虜已經不是年輕人了，長着一蓬灰色的鬍子，和一個表現着對於任何事情都

滿不在乎的神氣的臉。另外一個俘虜則顯得好像還祇有二十二歲的樣子。他那還沒有顯現出來的漂亮的鬚鬚，使他底臉顯得更像一個女人的臉而不像一個兵士的臉。

「好，現在算是打完了，」那年輕的隔了一會兒說；「一顆子彈打進了你底腦袋——就什麼都完了！」

巴爾代克通身發了一陣抖，連手裏的鎗也憂響了；原來這年輕人講的是波蘭話。

「我看反正都是一樣的，」那老的用一個粗啞的聲音回答；「老實說，都是一樣的！我已經活得這樣長久，我已經够受的了。」

巴爾代克底心在他的軍服裏愈跳愈快了。

「聽着，那麼，」那老的一個接着說；「這是沒有辦法的了。如果你害怕的話，就想一些別的事情，或者就睡覺。你愛怎樣就怎樣。我可滿不在乎，上帝可以做我的見證！」

「可是我的母親會爲我傷心，」那年輕的低聲說；並且，顯然在想抑制他底情感，或則是想哄騙他自己，他開始吹口哨了。忽然他又停止了口哨，以一個非常絕望的聲音哭起來，「我甚至連再會都沒有說。」

「難道你是從家裏逃出來的？」

「是呀。我以爲德國人應該被打下去，我們波蘭才會有好日子過。」

「我也這樣想。可是現在——」

揮着他底手，那老頭兒用一個很低的聲音說完了他的話，而最後的那幾個字却完全被怒號的風聲所掩沒了。夜是一片漆黑。一陣一陣的微雨時時灑過；附近的森林黑暗得像一個棺材罩。風繞着屋子底四角呼嘯着，又在火爐的烟囪裏像一條狗似的叫着。高地放在窗頂上以免得被吹熄的那盞燈投射了一片亮光在屋子中間。但是巴爾代克，他因為就站立在那個窗子底下，却完全埋沒在黑暗裏。

那兩個俘虜沒有看見他底臉，也許這倒是好事，因為在這個農民底心裏，此刻正活動着許多奇怪的事情。最初，他是滿心的詫異，瞪着這兩個俘虜呆看，想了解他們所說的那些話。原來這些人是爲了造福於波蘭而出來打德國人的，而他却爲了希望波蘭受福而出來打法國人。而明天，這兩個人就得被鎗斃了！還是怎麼一回事？要費腦筋去想這種事情，真是多麼可憐的一個人！但是如果他能够把這情形告訴他們，如果他能够告訴他們，說他自己也是他們底老鄉，說他很可憐他們，那倒也好了！他覺得喉嚨上忽然好像被誰抓住了似的。他能怎樣幫助他們呢？他能够搭救他們嗎？那麼他也得被鎗斃！好上帝呀！他現在碰到了多麻煩的事情啊？他底極度的哀憐心使他不能再就在屋子裏了。他心裏忽然出現了一種非常奇怪而迫切的慾望，使他彷彿已身在遙遠的普甯坪了。哀憐，這個在他底兵士的心裏從來沒有認識過的客人，此刻從他底靈魂的深處對他叫着。

清明，也並沒有什麼東西威脅着他，然而他的確是在害怕着一些不知什麼的。真的，他底腿在發抖，他底鎗變得可怕的沉重，還有一些東西——彷彿像是悲苦的嗚咽似的——在空塞他底喉嚨。這是爲了瑪伽，還是爲了普甯坪呢？兩個都有份，但是同時也爲了那無法援救的年輕俘虜。

巴爾代克時時以爲他已經睡熟了。狂風暴雨一老是猛烈地繞着屋子，在風的呼嘯聲中很古怪地紛雜着那種叫喚。

忽然，巴爾代克底每一根頭髮都在頭盔底下直豎起來。因爲，在那森林底黑暗的，被大雨所包圍着的最深僻的地方，好像有什麼人在哀號着：「在家裏！在家裏！在家裏！」

巴爾代克驚縮了一下，他把鎗托敲着地板以警懼他自己。他漸漸地恢復了神智，抬起頭來顧盼了一下。那兩個俘虜還躺在屋角裏，燈光很亮，風還在呼呼地刮着——一切都還照樣的安定。

燈光完全照在那年輕俘虜底臉上——一個小孩子或小姑娘的臉。因爲他閉着眼睛，并且頭枕着稻草，所以看上去好像他已經是死了。

巴爾代克平生從來沒有爲了一種哀憐心而如此痛苦過！分明有什麼東西在絞痛他底喉嚨，而且還有一個清晰可聞的呼號聲在從他底胸臆中擠出來。

這時那年老的俘虜疲倦地回過頭來對着他這邊，說道，「晚安，武拉台克。」接着又寂然了。於是過了一點鐘。

風像普甯坪的大風琴似地奏響着。兩個俘虜靜靜地躺着，忽然那年輕的俘虜，努力地昂起了一下，叫着，「卡洛爾！」

「怎麼？」

「你睡熟嗎？」

「不。」

「你聽我說！我害怕。你隨便說些什麼的，可是我要禱告了。」

「那麼你禱告罷。」

「我們的天父，他在天上，願你的名字永遠聖潔，你的天國來到。」

嗚咽突然打斷了這個年輕俘虜底祈禱，但那斷續的聲音還可以聽到：「你的——將

被——完成！」

「啊，耶穌！」巴爾代克心裏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呼號着。「啊，耶穌！」

不成！他再也受不了了。又隔了一會兒，他喊着，「老爺，我祇是一個農民呀！」

他好像已經和他們一起跳出了窗子，逃進森林裏去。不管會碰到怎麼樣的運命，隨牠罷！但是，忽然有整齊的脚步聲從廳堂那邊響着過來：這是巡邏兵和軍曹。他們是來換班

的！第二天，巴爾代克從早晨起就整天喝得酩酊大醉。第三天亦復如是。第四天亦復如是。但是，在以後幾天裏，新的衝鋒，打仗和行軍又成爲他的工作，所以著者很高興申明，我們的主人公重又獲得了他的情緒的平衡。然而，自從那一夜之後，某種程度的愛好酒瓶——從這個東西裏頭，你常常可以獲得愉快，間或也可以得到遺忘——就一直成爲他的脾氣。此外，在打仗的時候，他顯得比以前更爲可怕；勝仗跟着他的酒醒而來。

「井門怕天，」

「

「

「不。」

「

「

「

「

「

「

6

過了幾個月，春天已經到了好久。普甯坪的櫻桃樹已開經了花，而新的麥子也都在田地裏豐茂地長了萌芽。有一天，瑪伽坐在莊屋門前，正在削着一些爛薯子預備做飯吃。這些薯子，如果是給牲口去吃了，似乎比給人吃更適宜些。但這是春天，而貧困已經來到了普甯坪。這是你可以在瑪伽底悲哀而憂愁的臉色上看得出來的。很可能是爲了給自己解解悶，這女人閉着眼睛，正在用一個低低的、很勉強的聲音唱着：

哎呀，我的耶辛柯去打仗了！他給我寫來了許多信；

哎呀，我，他底老婆，也給他寫了信，——因爲我不能見他的面。

麻雀都在櫻桃樹上啾啾唧唧的叫着，好像在和她鬪勝似的。她停止了歌唱，惘然地注視着那躺在太陽光裏的狗，那經過莊屋的大路，以及那從大路上舍到田園裏去的小路。

也許瑪伽因爲那小路是通到車站上去的，所以看着牠，正是上帝保佑了她，那天她竟沒有白看。遠遠地出現了一個人影，於是這女人把手遮在眼皮上，可是她還看不清楚，因爲眼睛給酷烈的太陽光照瞎了。然而，李賽克却警醒了，抬起了牠底頭，短短的叫了一聲，接着就興奮起來，聳起了牠底耳朵，一左一右的轉着牠底頭。同時，一段不很清楚的歌詞隨風送到瑪伽耳朵裏。李賽克忽地跳了起來，衝着來人那邊飛快的跑過去。於是瑪伽的臉色稍稍有點發白了。

「是巴爾代克嗎——不是嗎？」

她也飛快的跳了起來，使警碗都滾翻在地上：現在已不再有什麼疑問了；李賽克已經跳上了他的肩膀。這女人趕上前去，非常高興地叫着：「巴爾代克！巴爾代克！」

「瑪伽，我回來了！」巴爾代克叫着，向她丟了一個遙吻，三步作兩步地趕向她來。他推開了大門，在臺階上躡了一下，幾乎栽個大筋斗，幸而站穩了——於是他們倆緊緊地互相擁抱在一起了。

這女人就性急地開言了：

「我以爲你不會回來的了。我想：『他們會打死你的！』你好？——讓我看，看見了你，真是多好呀！你好瘦啊！啊，耶穌！可憐的人！——啊，我的親親！……他回來了，到底回來了！」

她從他底項頸邊離開了一會兒，凝視着他，於是重又貼緊在他懷裏。

「回來了！謝謝上帝！巴爾代克，我的親親！你好不好？快進屋子裏去！弗蘭耐克還在學堂裏給那個可怕的德國人欺侮着！孩子身體很好。可是他底頭腦跟你一樣的笨。啊，你回來得正是時候！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告訴你，我苦得要死，苦透了！整個窮房子快要敗光了。小屋子的屋頂都沒有了。你不好？啊，巴爾代克！巴爾代克！到底我真的看見你了！那些稻草，我弄得多麻煩呀！鄰舍們都來幫忙，可是他們都爲了他們自己，！你好嗎？嗯？啊，我真高興，你回來了——真高興啊！上帝保佑着你。進屋子裏去。上帝啊，這很像巴爾代克，也有點不像巴爾代克！這是怎麼啦？啊，親愛的！啊，親愛的！」

這當兒，瑪伽才注意到巴爾代克臉上有了一道很長的疤，從他左邊的太陽穴起一直經過臉頰而通到下巴。

「這不算什麼。這是給一個胸甲騎兵幹下來的，可是我也回敬了他一個。我進過了醫院。」

「啊，耶穌！」

「怎麼，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蛋子愧罷了。」

「可是你快要餓死了。」

「Rubik!」(註十)巴爾代克回說。

他實在是很憔悴，風塵滿面，扎着一身的破布——一個真正的勝利者！他站着的時候也還是搖搖晃晃的。

「你有什麼不舒服嗎？是不是喝醉了酒？」

「我——我還沒有力氣。」

說他還沒有力氣，這倒是真話，但同時他也有確有點醉了。因為對於他這樣氣力衰竭的人，祇要一杯伏特卡就儘够了，然而巴爾代克却在車站上喝了四杯光景。結果是使他顯出了一個真正的勝利者的神氣，這是以前所不會有的。

「Rubik!」他又說。「我們已經完畢了。Kried(註二)。現在我是一個紳士了，

你懂不懂？你瞧這裏！」他指點着他的那些勳章。「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唔？Links!

Rechta! Heu! Stroh! Halt!」(註三)

在叫着「Halt!」這個字的時候，他發出了一個怪尖銳的聲音，使那女人倒退了幾步。

「你發瘋了嗎？」

「你發瘋了嗎？」

「你好嗎，瑪伽？當我對你說「你好嗎」，那麼你好嗎？你懂不懂法文，傻瓜？麥修，麥修！」(註四)什麼叫麥修？我是一個麥修，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

「喂，你怎麼的啦？」

「管你什麼事！Was? Das's diner? 你懂不懂？」（註五）

一般愁雲開始在瑪伽底肩額間凝聚起來了。

「你在嚕嚕嚕的說些什麼廢話？這是什麼話？你還懂得波蘭話嗎？這都是從那些流氓那兒學會來的。我說一定會這樣的！他們到底給你怎麼樣來着？」

「給我一些東西吃！」

「趕快進屋子裏去。」

每一個命令都在巴爾代克底頭腦裏有了不可違抗的印象；所以當他聽到了這「趕快」兩個字，他馬上就立正，兩隻手僵直地貼在腿側，半轉身之後，就向着他老婆所指令的方向開步走了。然而，他在門限邊立停了，疑訝似地看着瑪伽。

「唔，你要怎麼樣，瑪伽？怎麼……」

「趕快！前進！」

他走進了屋子，但是在門限上摔了一交。伏特卡現在開始湧上到他頭腦裏了。他唱起歌來，東張西望的找弗蘭耐克，甚至說着「Morgen, Karl」，（註六）雖然弗蘭耐克並不在屋子裏。接着他又高聲地大笑，搖搖晃晃地，叫着「呼啦！」終於全身都翻倒在床上了。在晚上，他底酒和睡都醒了，於是勸遊了弗蘭耐克；然後，向瑪伽那邊弄到了

幾角錢，就踏着他那勝利的步伐走到小酒店裏。他的那些彪炳的功勳已經比他先回到普甯坪來，因為有一些同一個聯隊裏的別的分隊的兵士先回了家，他們曾經講述了他怎樣在葛拉維洛特及色當兩大戰役中出了大名。所以，現在當消息傳佈出去，說這個英雄已經在小酒店裏了，於是所有的一批老朋友都起來歡迎他了。

現在，巴爾代克坐在桌子邊，沒有一個人會認識他了。他，從前是那樣的——一個謙和的人，現在却把拳頭抵着桌子，神氣活現地，喉嚨裏咯咯地響着，很像一隻火雞。

「你們還記得嗎，夥計，我打敗法國人的那個時候，史坦因梅茨怎麼說來？」

「我們怎麼會忘記呢？」

「人們常常講到法國人，都害怕他們，可是他們真是一批可憐虫——Was? 他們吃的時候，就像那些兔子鑽在葛拉維菜裏，而他們逃跑起來也像兔子。他們連啤酒都不喝，光喝燒酒。」

「真是！」

「當我們放火燒城的時候，他們都立刻就扭着他們的手，叫着pitié, pitié, 好像是說，祇要我們肯放過他們，他們就請我們喝酒。」（註七）可是我們都不理睬他們。」

「那麼有人懂得他們的活沒有？」一個年輕農人底小孩子問。

「你不會懂得，因為你太笨，可是我懂。Dra'edipe! 你懂不懂？」

「那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不知道巴黎？我們在那兒打了好幾仗，可是我們全都打贏了。他們沒有好的將官。人家都這樣說。『他們那用柵子攔起來的陣地是很好的，』他們說，『可是管理得却很壞。』他們的軍官都是很壞的管事，他們的將軍也是很壞的管事，可是在我們這邊的都很好。」

酒店老板馬西琪·凱爾茨，那普甯坪的明智的老頭兒，聽了巴爾代克的話，開始搖頭了。

「不錯，德國人在一場可怕的戰事中打到勝仗了；他們已經打勝了——但是我常常想他們一定會打勝的。不過，祇有上帝會知道，他們打了勝仗之後，我們會得到些什麼。」

巴爾代克對他瞪着眼。

「你說些什麼？」

「德國人從來沒有看得起我們過，現在，他們會得越發驕傲起來，就好像天上沒有上帝的。以後他們對待我們，一定會比從前更壞了。」

「你這話靠不住！」巴爾代克說。

在普甯坪，凱爾茨老爹是一個很有權威的人物，全村子的人都以他的思想為思想，

所以誰要是跟他反對，那就成爲一件目無法紀的怪事了。但巴爾代克現在已經是一個勝利者了，他自己也是一個權威了。可是大家還都吃驚地瞪着他看，甚至有點憤慨。

「你是什麼東西，跟馬西琪吵嘴？你是什麼東西——？」

「馬西琪算得什麼？我還跟他不知高多少的人講過話呢，你瞧！是不是，夥計，可不是，我還跟史坦因梅茨談過話——Was? 馬西琪，他愛怎麼想就怎麼想罷。我們還是趁早走開罷。」

馬西琪對這個勝利者了一會兒。

「你這呆頭！」他說。

巴爾代克把拳頭向桌面上猛然一擊，使所有的酒杯和酒瓶都跳起來。

「Still, der Kerl dal Heul Strohl!」

「靜些，別吵鬧！你去問問教士或者公爵爺看，呆頭。」

「教士去打過仗嗎？公爵爺去過嗎？我倒是去過的。你的話靠不住，孩子。他們現在都知道怎樣尊敬我們。誰打了這個勝仗？我們打的，我打的。現在我們要什麼他們都給什麼了。如果我願意在法國做一個地主，我就可以留在那兒。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是誰把法國人打了最好的一頓。我們的聯隊是最好的一隊。在軍事公文裏，他們都這樣說。所以，現在我們波蘭人翻身了——你知道不知道？」

凱爾茨搖着手，站起來，走了出去。巴爾代克在政治的戰場上也獲得了勝利。那些年輕人都留着陪他，把他看作一個十足了不起的人物。他接着說：

「如果他們不把我所要的東西給我，那還了得！如果我拿不到，我倒要知道誰應該拿到！凱爾茨這個老頭兒是一個無賴，你知道不？政府叫你打仗，那麼你就得去打。誰會虧待我？那些德國人嗎？會不會？」

說到這裏，他又拿出他的那些勳章來給人家看。

「我爲了誰去打法國人的？並不是爲了德國人，可不是？現在我已經是一個比德國人更好的人物了，因爲沒有一個德國人像我那麼強。給我們一些啤酒！我和史坦因梅茨說過話，而且我還跟普皮爾斯基（註九）說過話。給我們一些啤酒！」

他們慢慢地準備起他們的豪飲來。

巴爾代克開始唱着：

喝酒，喝酒，喝酒，

祇要我口袋裏

還有錢在響！

忽然地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錢來。

「啤酒！我現在是一個紳士了，你不會不會？我告訴你，在法國的時候，我們並沒有這許多錢；很少沒有給我們燒掉的地方，也很少人沒有給我們鎗斃掉！上帝也不知道那一個——法國人——」

一個酒徒的氣質是隨時在很快地改變的。巴爾代克忽然出人意外地把桌上那些錢都聚攏在一起，開始悲哀地嚷着：

「主啊，饒恕我靈魂底罪孽啊！」

於是，兩個肘子支在桌上，把頭埋在兩手裏，他靜默下來了。

「怎麼啦？」一個酒客問。

「他們的事情，為什麼要怪我？」巴爾代克悲哀地嘴裏喃喃自語。「這是他們自己底事情。我對他們很抱歉，因為他們倆都是我的同鄉。主啊！饒恕啊！一個是鮮紅的朝霞！到了第二天，他就白得像亞麻布了。甚至在那以後，我還是——伏特卡！」

接着是大家納悶地沉靜了一會兒。人們都詫異地面面相覷。

「他在說些什麼？」一個人問。

「他正在跟他底良心開談判。」

「男子漢大丈夫應該喝酒，別想起那打仗的事情。」

他把伏特卡倒消了他底酒杯一二次，於是他吐了一口痰，他底興致又莫明其妙的恢復了。

「你們曾經跟史坦因梅茨站着說話嗎？我跟他說過！呼啦！喝酒！誰付錢？我付

！
！
「你付吧，你這個酒鬼，」忽然來了瑪伽的聲音，「你付了，回頭我再還你！別怕

！
巴爾代克用呆鈍的眼光看着他的老婆。

「你跟史坦因梅茨說過話沒有？你是什麼人？」

瑪伽並不回答他，她轉身向着那些正在感到有趣的聽衆，開始叫嚷起來：

「啊，你們這些人，你們這些壞蛋，你們知道不知道我現在多麼丟臉，多麼苦？他回來了，我很高興的歡迎他，以爲他是一個好人，誰知他變了一個酒鬼回來。他已經忘記了上帝，他也忘記了波蘭話。他去睡了一覺，才醒了酒起來，現在他又在喝酒了，而且拿我的錢來喝酒，這是我自己做工賺得來的錢。你從什麼地方去得來這些錢？這難道不是我辛辛苦苦做牛做馬去賺得來的嗎？我告訴你們大家，他已經不是一個天主教走了，他也已經不是一個人了，他已經給德國人迷住了，他嘮嘮叨叨的儘說德國話，正在等機會害人呢。他已經着了鬼迷……」

說到這裏，那女人哭出聲來了，於是索性放高了十倍的聲音：「從前他是個獄子，但是他還是個好人。可是現在呢，他們把他改變做一個什麼東西？我朝朝暮暮的在指望他回來，好容易等到了。可是他回來之後，弄得到處都沒有安靜，也一點不憐惜我。上帝啊！仁慈的上帝啊！祇要你不這樣就好了——祇要你索性留在那兒做德國人也好了！」

她的最後幾個字說得非常之哀慟，幾乎有點像唱戲了。但是巴爾代克祇是說：

「別鬧，要不然我就收拾你！」

「你，你打我罷，打我的頭，現在就打，殺死我，謀殺我！」那女人嚷着，把頸子伸上前去，她又回頭向着衆人。

「你們大家看着！」

但是那些人都在溜走了。小酒店裏馬上就散場了，祇有巴爾代克和他的老婆留着，她還伸長了子在等他殺。

「你幹嗎伸出了頸子像一隻鷺似的？」巴爾代克喃喃地說。「回家去。」

「打我呀！」瑪伽又說。

「哦，我不能打你，」巴爾代克回答，把他的兩手插進在口袋裏。這時那酒店老板，爲了想把這場吵鬧結束掉，就把燈都熄滅了。屋子裏變得黑暗又冷靜。隔了一會兒，

瑪伽底尖銳的聲音在黑暗裏響了起來：

「打我呀！」

「我不能打你，」巴爾代克底勝利的聲音回答。

月光之下，兩個人影從小酒店裏回到莊屋裏去。一個走在前面，在高聲地抽咽，那是瑪伽；跟在她背後，非常卑順地垂着頭走的，那是葛拉維洛特戰役與色當戰役中的勝利者巴爾代克。

註一：德語，意爲「靜些！」「閉嘴！」

註二：德語，意爲「戰事」

註三：德語，意爲「左！右！乾芻！稻草！立停！」此乃操練時之口令，「乾芻」與「稻草」二字義未解，或者是發令者隨意云云，以代表「左右」之義。此處形容巴爾代克學得德國軍官的習用語，以自逞其威風，故仍用原文，不加移譯。

註四：法語 *Monsieur*，巴爾代克誤讀作 *Musiu*，意爲「先生」。

註五：Was，德語，意爲「什麼」。*Don'se diner* 未解，恐是作者狀其法語之拙劣，當是「開餐」之意。

註六：德語，意爲「早安，孩子。」但此「孩子」一字含有輕蔑之意。

巴爾代克酩酊大醉地回家，好幾天都不能工作。對於他一切的家務，這是最不幸的，因為他的家務正在需要一個壯碩的男人來照管。瑪伽已經盡了她的能力。她從大清早工作到深更半夜，鄰舍們也都竭力的幫助她，但即使如此，她還不能使收支兩抵，因此她的家計漸漸地崩潰下去了。她還欠了茹思特一注小款子。茹思特是一個移殖過來的德國人，在普甯坪買下了十三畝左右的荒地，但那是在一個頂好的時機裏買進的，現在這塊地已成爲全村最值錢的地產了。此外，他還有一些現款。用以放取很高的利息。他的錢主要的是放給這個村莊的主人，耶秦思基伯爵，這位伯爵是一位著名的貴族，他底名字是見於「黃金譜牒」(註一)的，但是爲了這個理由，他不得不使他底府邸維持着相當的富麗堂皇。但是，茹思特也把地底錢借給農民。六個月來，瑪伽已經欠了他大概二十塊錢了，這裏頭，一部分是用以維持家計的，一部分是寄給巴爾代克打仗的時候用的。這注債務，本來是不生問題的。因爲上帝已賜她以豐茂的穀子，她可以在收穫裏償還

這些欠款，假如人工趕得上的話。但是不幸巴爾代克竟不能工作。瑪伽還不很相信他是真不能工作，她到教士那裏請求幫助，希望他能把她底丈夫振作起來，但這實在是辦不到的事情。全體都衰竭了的巴爾代克，呼吸也短促了，傷口都發痛了。因此他整天的坐在莊屋門前，穿着一件白色軍服，戴了一頂胸甲騎兵的頭盔，仰着他底陶土的煙斗，活像一個俾士麥（註二），以一個至今還感到體力疲憊的男人底滯鈍的眼睛呆看着這個世界。他時而想想戰爭，時而想想他底功勳，或者想想瑪伽——或者也想想這個那個，也有時什麼都不想地默着。

一天，他也這樣地坐着，忽然聽見弗蘭耐克在他從學堂裏回家來的路上遠遠地在哭。這哭聲響到起了回音。

巴爾代克把煙斗從嘴裏取了下來。

「爲什麼，弗蘭耐克，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弗蘭耐克哽咽着，也跟着說。

「你爲什麼哭呀？」

「爲什麼我不要哭，人家打了我的耳光？」

「誰打了你的耳光？」

「誰？還有誰，裴格先生！」

裴格先生是普甯坪的小學校長。

「他有權柄打你的耳光嗎？」

「我想有的，因為他已經打了。」

正在園子裏耙草的瑪伽從籬笆裏出來了，手裏拿着草耙，走到孩子跟前。

「你在說些什麼？」她問。

「我在說些什麼？要是那個裴格不罵我波蘭豬糞，不打我的耳光，並且說這正如他們打法國人一樣，他們要把我們踏在腳底下，因為他們是最強的人。我並不得罪了他們，不過他問我世界上最偉大的人是誰，我回說是聖父，他就打我的耳光，我就哭，他就罵我波蘭豬糞。還說這是像他們打法國人一樣……」

弗蘭耐克把這些話又要從頭再說一遍，「他說，我說——」但瑪伽把手掩住了他底嘴不讓他說下去，她自己便轉身向巴爾代克咆哮起來：

「你聽見了沒有？你聽見了沒有？你去跟法國人打仗罷，好讓一個德國人打你的兒子像打一隻狗一樣！混蛋的東西！你去打仗罷，讓這個史華比亞人打殺你底兒子！你總算得了你的報應……我只望……」

說到這裏，瑪伽為她自己的口才所感動了，也就陪着弗蘭耐克哭起來。巴爾代克張開了嘴，驚異地呆看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也一點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什麼道

理？他的那些功勳怎麼算的？他緘默地坐了半會兒，於是忽然彷彿有什麼東西跳進了他底眼睛裏，而血也立刻潮上了他底臉。對於那些無知無識的人民，驚異正如恐怖一樣，常常會轉變成爲憤怒。巴爾代克霍地跳起來，從他底咬緊了的牙齒縫中吐出一句話來：

「我去跟他說！」

於是他走了出去。他不用走多遠；那小學堂就近在教堂旁邊。裴格先生正在陽台前立着，被一羣小豬包圍着，他正在丟麵包的碎片給牠們吃。

他是一個高個子，大約有五十歲光景，依然壯健得如同一株橡樹。他並不特別肥胖，但他底臉却很胖，並且他生着一雙很突出的眼睛，這裏表現着勇鷲與沉毅。

巴爾代克很快地走到他跟前。

「喂，德國人，你爲什麼打我的孩子？*Was?*」他問。

裴格先生倒退了幾步，眼光打量着他，稍顯得有些窘迫，於是冷冷地說道：

「走開，波蘭拳師！」

「你爲什麼打我的孩子？」巴爾代克再問。

「我還要打你呢，你這下賤的波蘭流氓！我要讓你曉得，這兒倒底誰是主人。滾你的蛋，滾你的——滾開！」

巴爾代克兩手抓住了那小學校長底肩膀，就很粗魯地亂推亂搖起來，拉長了他底沙

喉嚨曬着：

「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誰？你知道是誰打掉了法國人？你知道誰跟史坦因梅茨講過話來？你爲什麼打我的孩子，你這該死的史華比亞狗頭？」

裴格先生底突出的眼睛這時候也瞪出得不弱於巴爾代克底。但是裴格先生是一個孔武有力的人，他決定猛可裏打出一掌以揮脫巴爾代克底侵襲。這一掌剛巧很響亮的打在這個葛拉維洛特與色當兩大戰役的勝利者底臉上。

這一來，使他把一切都忘記了。裴格底頭被他一東一西的搖着，使人連想起一個鐘擺來，所不同者，這個搖擺更爲可怕的敏捷。土耳其人與佐胡人底可怕的征服者底雄姿又在巴爾代克底心裏覺醒過來了。裴格底十二歲的兒子，奧思卡，一個跟他父親一樣強壯的孩子，趕上來幫助他父親，但是不中用。於是爆發了一場雖然極短，但是很劇烈的打架，那兒子被打翻在地上，父親覺得自己升騰在空中了。巴爾代克舉起了兩手，把他高舉着，自己也不知道是怎回事的。不幸得很，有一個甘水桶剛巧在旁邊，那是裴格先生辛辛苦苦澆着喂豬的。於是，現在，裴格先生就被扔進這個桶裏去了，一刻兒以後，才看見他底腳蹠出來，猛烈地掙踢着。他的老婆從屋子裏直衝出來：

「救命呀，來救人呀！」

那些德國的移民都從附近的屋子裏趕過來拯救他們底鄰舍了。有幾個人撲上了巴爾

代克，開始用棍子和石塊毆打他。接着就是一場混戰，在這一堆敵手中間，簡直不容易找出巴爾代克來。大約有十三四個人滾在一起，亂七八糟地毆打着。

但是，忽然，巴爾代克從人堆裏猛捷地突圍而出，拚命的向籬笆邊跑去。

那些德國人在他後面追趕着，可是這時籬笆邊發出了一個折裂的大聲，於是巴爾代克底鐵手裏抓着一根很粗的木棍了。

他狂怒地跑回來，把那木棍高高的擎在空中，於是衆人都逃散了。

巴爾代克跟着就追。幸而一個也沒有追上。於是他底怒氣漸漸平下來，開始往家裏走了。啊！如果他所碰到的都是法國人就够勁了！那麼他底退兵就可以造成了不朽的史蹟。

事實上，這十二三個人又聚集攏來，重新又來追他了。巴爾代克祇好慢慢地退却，正如一隻野豬被一羣狗所追逐着。他不時的回轉身來，立定了：於是那些追他的人也立定下來。他的那根木棍已經贏得了他們底完全尊敬。

但是他們還用石塊丟他，有一個石塊打傷了巴爾代克額角，血流到他底眼瞼裏，他覺得有點暈眩了。他搖晃了一兩回，不由自主的扔下了木棍，昏倒下來了。

「呼啦！」那些德國人歡呼着。

但是當他們走近他身邊的時候，巴爾代克已經又站了起來：於是他們又被嚇退了。

這個受傷了的狼還是很危險的。況且，他現在已經距離第一個波蘭人的村莊不遠，已經可以看見有幾個長工正在遠遠地飛奔向戰場上來。於是那些德國人都返回家去了。四個人齊聲：「什麼事情？」那些趕上來的人問。自己申辯。他們說：「我剛才對德國人試試手段，這巴爾代克回答。此後他又暈過去了。且對來與文辯

人亦註一：波蘭貴族名錄。……

文亦註二：德國織血宰相。……

……

8

這場風波却成爲一件嚴重的事情。德國人的報紙上登載了如火如荼的文章，聲稱那些和平的德國移民正在遭遇到一批野蠻而無智識的羣衆所虐殺，這批羣衆是被社會主義者的煽動和宗教的惑溺所激動起來的。裴格成爲一個英雄了。他，這個安分守己的，溫文爾雅的小學校長，是在普魯士帝國底遙遠的邊境上傳佈智慧之光；他，一個真正的在野蠻人中間傳佈文化的使者，却成爲這個暴動中間的第一個被禍者。幸而有千百萬德國人在支持他，他們不允許……以及諸如比類的論調。

巴爾代克一點也不知道有什麼風暴正在他頭頂上吹着。他反而很高興，因爲他確信這場官司一定是他贏的。因爲裴格打了他底孩子，而且又先動手打他，而且後來他又被許多人從背後攪毆了！當然，他有權利替自己申辯。他們還扔了一塊石頭在他頭上——確實是對準了他扔的，他底大名曾經在日報上登載出來，他曾經打過了葛拉維洛特的勝仗，曾經和史坦因梅茨說過話，還曾經得到過這麼多的勳章。但是，他一點沒有想到，

那些德國人在這樣虐待他的時候，根本沒有知道這一切，而且他也想不到裴格居然會得把他對於普甯坪人的威脅成爲事實，正如他們普甯坪人之完全打倒了法國人一樣。然而，對於他自己，他堅信羣衆的公論與政府一定會同情於他的。他們一定會知道他是個什麼人物，他在戰爭中間曾經立了多少功勞。如果他的認識不錯的話，史坦因梅茨一定會袒護他的，因爲巴爾代克是被這場戰事所打窮了的，他家裏欠着債，無論如何，他們決不會對他不公道的。

但是，不管公道與不公，普甯坪的警察一樣地驅車而到巴爾代克家裏。他們一定預料着有一場嚴重的抵抗，因爲他們來了五個人，并且都帶着實彈的手槍。可是這一着，他們錯了；巴爾代克一點也沒有想到抵抗。他們叫他坐進馬車去，他就坐了進去。祇有瑪伽覺得很絕望，頑強地嚷着：

「啊，親愛的，你爲了什麼去打那些法國人？現在你明白了，可憐的人，你現在明白了！」

「別鬧，蠢人！」巴爾代克回答，當車子開行時，他還很高興地對經過的人微笑着。

「我要去讓他們知道知道，他們到底得罪了什麼人！」他從馬車裏大聲嚷着。於是，胸前滿掛着勳章，也儼然是一個勝利者似的坐着車來到審判廳。

事實上，這場官司倒是幫了他的。那法官在各種情狀之下，決定從寬處分：所以巴爾代克祇被判處三個月徒刑。

此外，他還要付出一百五十個馬克的罰金給裴格家族和「其他受傷的移民」。

波森日報（註一）的法院新聞欄中記載着這件事情道：「然而該犯，當宣判之時，絲毫未有悔悟之表示，反而大肆辱罵，且列舉其所謂對於國家之功勳，態度之間，殊為無恥。此種對於法庭及德國之謗辱，甚足驚異，」云云。

同時巴爾代克在牢監裏却靜靜地回想着他在葛拉維洛特，色當和巴黎的種種戰績。

我們如果說裴格先生的事件並沒有引起一點公論的責難，那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因為事實正相反。在一個雨天的早晨，議院裏有一位波蘭議員以最大的辯才指出了政府對於波蘭人的態度在普慈南省裏已經有了改變；他又說，由於波蘭驍隊在戰爭中所表現的勇敢與犧牲，似乎應該在波蘭諸省中更注意一些公道；最後，他說，那在普甯坪的裴格先生，因為毆打一個波蘭孩子，還罵他做波蘭豬，已經自己侮辱了他的校長身分，長此以往，他恐怕在這次戰事以後，新來的人民會把本地人民蹂躪在腳底下。當這位議員發表演說的時候，雨一直下着，因為這種天氣真會叫人睡覺，所以那些保守黨人都打着呵欠，國家自由黨人也打着呵欠，中立黨人也打着呵欠——因為他們都還沒有面對着「文化戰團」。

緊跟着這個「波蘭問題」的演說之後，那議長馬上就進行着他的議事日程了。

而這時，巴爾代克坐在牢監裏，或者還該說，他躺在牢監裏的病房中，因為他被石塊打中之後，把他在打仗時所受的傷口又迸破了。

當他並不燒熱的時候，他想着又想着，正如一隻死於沉思的火雞一樣。但是巴爾代克並不死，他光是想不出結論來而已。

然而，也有些時候，當科學上所謂 *Lucid interval*（神智清明）的當兒，他也想到在「對付」法國人的時候，他似乎並沒有十分賣力的必要。

瑪伽底艱難的日子跟着來了。罰款必須要償付，可是家裏却沒有東西可以付這筆錢。普甯坪的教士自願幫助她，但是他一找他底錢包，原來還不到四十個馬克。普甯坪是一個窮教區；何況這位仁慈的老教士永遠不知道他自己底錢是怎樣用了的。耶秦斯基伯爵又不在家裏。據說他是到京畿（註二）去跟一位很有錢的小姐鬧戀愛去了。

瑪伽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增加借額是再也休想的事。那麼，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她應該把馬和牛都賣掉嗎？轉眼已自春而夏，最艱苦的日子來了。馬上就要到收穫的季節，她必須有一些錢以雇用短工，然而她在此刻已經是一貧如洗了。這女人非常絕望地感到束手無策。她上了一個呈文給縣長，請求撤消巴爾代克底刑役，但是她始終沒有收到一個覆文。債務快到期

了，扣押也跟着要執行了。

她整天的祈禱着，迴想着她們從前的好日子，以及巴爾代克在冬季還能從工廠裏賺錢回來的情形。她企圖向鄰舍們去借一點錢，可是他們也都沒有錢。戰事已經使她自己被任何人都感覺到了。她不敢去找茹思特，因為她已經欠了他一筆錢，連利息都沒有付過。然而，出於意外地，茹思特却親自來拜訪她了。

一天下午，她正無所事事地閒坐在莊屋的門廊下，因為絕望和傷心已經消耗了她底精力。她凝視着那些在空中互相追趕的金蒼蠅，心裏想着：「這些小東西是多麼幸福啊，牠們爲自己而生活着，用不到付人家錢」——諸如此類的思想。隔了一會兒，她長嘆了一聲，於是一聲輕輕的呼喊從她嘴唇裏迸發出來：「啊，上帝呀！上帝呀！」忽然，門口出現了茹思特底長鼻子，以及那長鼻子底下的長煙斗。這女人底面色立刻發白了。茹思特招呼她……

「Morgen！」（早安）

「您好，茹思特先生？」

「我的錢怎麼樣了？」

「啊，親愛的茹思特先生，發發慈悲吧！我現在很窮，不知道怎麼才好？他們把我家男的抓去了，我還得替他付罰款，我真不知道應該到那裏去想辦法呢。一天一天的像

這樣的煩惱，死了倒好些。請你再稍微等幾天罷，親愛的茹思特先生！」

說到這裏，她哭出聲了，抓住了茹思特底又胖又紅的手，她謙恭地吻着牠。「伯爵爺快回來了，那時我想去跟他借來還您。」

「那麼，你又怎樣繳那罰款呢？」

「我怎麼說得上來呢？我得賣掉我的牛。」

「那麼我再借一點錢給你罷。」

「願全能的上帝保佑您，親愛的老爺！您雖然是一個路德教徒，可是您真是一位好人。我說真心話！如果別的那些德國人都像您老爺一樣，人們就應該祝福他們了。」

「但是我借錢並不是不要利息的。」

「我知道，我知道。」

「那麼您一起寫一個收據給我。」

「您真是一位好人。但願上帝也同樣地報酬您。」

「等我到城裏去之後，我們再寫好契約罷。」

升吉他回到城裏去，辦好了契約來，但瑪伽已經先到教士那裏去商量過了。然而那教士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他說他非常對她抱歉；這筆借款的期日很短，利率又高，而耶萊斯基伯爵又不在家，要是他在家的話，一定會幫助她的，可是瑪伽等不到把牛和馬出賣

掉，所以她祇好接受茹思特的條件。她簽訂了一個三百馬克的借據，那是，罰款數的一倍，因為她當然另外還需要留一點錢做家用。爲了這個文件底重要性，茹思特要求巴爾代克親自簽個字，因此瑪伽就到牢監裏去看他。這勝利者非常之沮喪，憔悴和病苦。他曾經送一個申請書上去，陳述他底冤抑，但那個申請書沒有被接受；自從波森日報上的論文發表之後，行政當局底意見一變而爲反對他的了。因爲這些行政長官底職責豈不是應該保護那些和平馴良的，在戰事中間，會對於祖國表示過許多崇拜與犧牲的證明的德國人民嗎？因此，他們不得不公平地退還巴爾代克的申請書。但這是不足驚奇的，當然他終於被壓服下來了。

「我們全完了，」他對他的老婆說。

「全完了。」她複述着。

巴爾代克開始把一切情形沉思了一遍。

「這是對我的一個很殘酷的不公道。」

「裴格那個傢伙就專門虐待人，」瑪伽回答。「我去求求他，他也破口大罵了我一頓。啊！這些德國人現在已經在普甯坪佔了上風。他們誰也不怕了。」

「當然，因爲他們是最強的，」巴爾代克慘然地說。

「可是我是一個平庸的女人，我對你說，上帝是最強的。」

「我們得躲避在他底保護之下，」巴爾代克添着說。

他們倆寂靜了一會兒，於是她問她。

「唔，茹思特怎麼啦？」

「如果上帝給我們一個豐收，也許我們可以還清他的賬。伯爵爺也可能幫助我們一些，雖然他自己也欠那個德國人的錢。他們說，就是在打仗以前，他也早已該把普甯坪出賣的了。我們希望他帶一位有錢的老婆回來罷。」

「可是他會不會就回來？」

「誰知道？他家裏人說他快要帶了他的老婆回來了。可是他一回家，那些德國人就會來找他了。總是這些德國人！他們多得像毛蟲一樣！你無論看什麼地方，無論走到那一條路上，無論是在村子裏或是城裏——都有德國人！但是我們該向什麼地方去求得幫助呢？」

「也許你會想出一個辦法來，因為你是一個聰明的女人。」

「我那能有什麼計較呢？如果我有辦法，我還跟茹思特借錢嗎？我是爲了充分的理由而做這件事情的，但是現在，我們所住的莊屋，還連同那塊地，都已經是他的了。茹思特比別的德國人好些，但是他祇把眼睛看在自己的利益上，不管別人的。他對我們決不會比他對別人更寬宏大量些。我也不是傻子，我也不是不知道他爲什麼把錢放在這

裏！不過你有什麼辦法。你有什麼辦法！她哭了，又緊着她的雙手。「你自己想想法子看，如果你真那麼聰明的話。你會打敗法國人，可是如果你頭頂上沒有一片瓦，嘴裏沒有一塊麵包皮吃，你怎麼樣？」

葛拉維洛特的勝利者低倒了頭。「啊，耶穌！耶穌！」

瑪伽是個好心腸的人；巴爾代克的痛苦感動了她，所以她立刻就很快的說：

「不要緊，親愛的孩子，不要緊，等你的頭治好了再去費腦筋想這個罷。大麥很好，已經變到地了；小麥今年也不錯。地不是屬於德國人的，牠還是照舊的好。在你們吵架之前，田裏的情形真壞，可是現在已經長得很好了，你將來會知道！」

瑪伽開始在她的眼淚中微笑起來。

「地不是屬於德國人的，」她又重複了一句。

「瑪伽！」巴爾代克說，睜大了眼睛看着她；「瑪伽！」

「什麼？」

「但是 因爲你是……如果……」

巴爾代克覺得非常感激她，但是他無法表示出來。

註一：波森，波蘭之一省。

瑪伽一個人實在可以抵得上十個別的女人。她對巴爾代克的態度可以說是很冷酷的，但是她確實非常依戀他的。在極其氣憤的時候，譬如說，在牢監裏會面的那時，她當面罵他很笨，但是，在別人面前，她總是說：「我們的巴爾代克是裝傻，這實在是他的聰明。」她常常這樣說。而事實上，巴爾代克的聰明大約也祇能跟他的馬相比，沒有瑪伽，他恐怕連他的租地和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管理。現在呢，一切事情都落在她底肩膀上，她就東奔西走的請求幫助，把每一塊石頭都翻遍了。一星期之後，她又趕去看巴爾代克，走得氣急敗壞，然而紅光滿面的很高興。

「喂，巴爾代克，你好？」她非常起勁的說。「你知道伯爵爺已經回來了嗎？她已經在京畿結了婚；他那年輕的夫人真是一個美人！他總算千方百計的娶到了她；你想——你想想看！」

那普甯坪的地主的確已經結了婚，而且帶了他的新夫人回家了，而且的確是可謂用

盡了千方百計把她娶到手的。

「好，怎麼樣呢？」巴爾代克問。

「別性急，呆頭，」瑪伽回答。「啊，我走得那麼氣急！啊，耶穌！我去拜訪過那位伯爵夫人了。我看見了她：她像一個皇后一樣的出來見我，又年輕又漂亮，像一朵花，美麗得像朝霞！——啊，親愛的，我走得那麼氣急！」

瑪伽掏出手帕來，拭她臉上的汗。隨後她就用一個喘急的聲音說下去：

「她穿了一件像矢車菊一樣藍的衣裳。我拜倒在她腳邊，她把手伸給我；我吻了她，她底手又美又小，好像小孩子的。她真像畫圖裏的那些聖女。她是一個好心腸的人，很同情窮人的。我就請求她的幫助。但願上帝給她健康！她說，「我一定幫忙，」她說，「祇要是我做得到的。」她底聲音真好聽，誰要是聽了她說話，也會覺得挺快活的。因此我告訴她，普甯坪有許多不幸的人民，她說，「不單是普甯坪啊，」於是我哭出來了，她也哭了。後來伯爵爺走進來了，他看見她在哭，就過來扶着她，給她稍微吻了一下。他們貴人們不像我們一樣的！於是她對他說，「給這個女人幫個忙罷，」他就說，「全世界無論什麼都可以，你要怎樣就怎樣。」——但願上帝的母親保佑她，這位可愛的夫人，但願她把兒女和健康賜給她！伯爵爺立刻就說：「你一定是欠了很多的債，如果已經落在那些德國人的手裏，但是，」他說，「我來幫助你。并且也幫助你對付葡

思特，」

巴爾代克聽到這裏，就抓他的頸子。

「可是那些德國人已經把他抓住了。」

「那不要緊。他的老婆很有錢。現在他們可以把普甯坪所有的德國人都買過來了，所以他現在很容易這樣說了。她又說，「選舉快要到時候了，人們應該當心，不要選他們德國人；但我還要立刻解決了茹思特和裴格。」於是爵夫人把她底膀子樓着他底頸子，爵爺就問起了你，他說：「如果他還在生病，我可以跟醫生講一聲，請他出一個證明書，證明他的身體不宜關在牢監裏。如果他們不肯就此放他了呢，那麼就說家裏需要他割麥子，讓他出來一下。到冬天再進去。」你聽見了嗎？昨天伯爵爺進城去過了，請了醫生今天到普甯坪來一趟。他不是德國人。他會寫那個證明書的。到了冬天，你可以坐在牢監裏像一個國王，這裏又暖和，他們又會給你肉吃，而現在你就可以回家去做工，茹思特的債務也可以還清了，說不定伯爵爺會不要我們出利息。如果到了秋天，我們不能全數還清的話，我再去向爵夫人。但願上帝底母親保佑她……你聽見了嗎？」

「她真是一個好人。這種人世界上是少有的！」巴爾代克立刻就說。

「你去見她的時候，應該跪倒在她腳邊，我對你講，如果你不跪下來的話，我會擰下你底頭來的！祇要上帝賜給我們一個豐收就好了！現在你看清楚了沒有，這個幫助是

是不是德國人給你的？他們有過什麼人，爲了你這些狗屁不值的勳章而給你
有？哼，他們祇會給你頭上打一個洞，別的休想！你要去跪在爵夫人底腳邊

「我一定跪下來，」巴爾代克果決地回答。

幸運似乎又在這個勝利者底臉上微笑了一次。幾天之後，他得到了通知，爲了健康的關係，他將暫時被開釋出去，等到冬天再執行監禁。他被帶到審判官面前。這個從前會經手握刺刀，率旗奪礮的沙場勇士，現在却對於一套法官的制服害怕得甚於死了。一股深沉的，無意識的情緒在他心裏湧起來，他覺得自己是在被虐待着，他們對於他可以任意處置，他是碰到了一个至高至大的，然而是很惡毒的威權，這個威權，如果他表示抵抗的話，就會把他壓倒下來的。所以他站在那審判官面前，好像從前站在史坦因梅茨面前一樣，胸脯挺出了，筆直地肅立着，氣也不敢透一口。審判官之外，還有幾個軍官陪着；他們是代表了戰事與軍法監獄面對着巴爾代克的。這些軍官從他們底金邊眼鏡中看着他，顯示了一個普魯士軍官對於一個小兵和波蘭農民所有的傲慢和輕蔑。他屏着呼吸站着，那審判官用一種命令式的聲調說了一些話，他並不發問或審判，他祇是命令和威嚇。他說，在柏林，死了一個議員，所以補選一位議員的公事已經到了。

「你這個波蘭狗，祇要你敢投耶秦斯基伯爵的票！祇要你敢！」

這時，那些軍官們把肩毛燈成了威尊似的獅子結。有一個軍官，點着他的雪茄，重複了一句審判官的話：「祇要你敢！」於是這勝利者巴爾代克底心在他胸膛裏死下去了。當他聽到「滾！」這個命令之後，他向左半轉身，走出了門，才敢透氣。他們吩咐他投大克爾佐達底舒爾褒先生的票；他對於這個命令並沒有加以注意，祇是深深的呼了一口氣。因為他就可以回普甯坪去了，在收穫的時候，他可以就在家裏，而且伯爵又已經答應替他還了茹思特的債。他走出了城，到處都有成熟了的麥田圍繞着他，沉重的麥穗在風中互相擊撞着，輕輕地發出一種對於農民底耳朵很親熱的聲音。巴爾代克底身體還很衰弱，但太陽溫暖了他。「啊！這個世界是多麼美麗啊！」這個疲憊的兵士心裏想。到普甯坪的路也不多遠了。

「你去見

下你底頭來

10

瑪利亞·耶秦斯卡伯爵夫人底頭腦裏充滿了選舉的事，她也想着選舉，說也說着選舉，連做夢也祇夢着選舉。

「你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一個鄰居的貴族對她說，用一個蛇似的姿勢吻了一下她底纖手。但是這個「偉大的政治家」却像櫻桃似的泛紅了臉，呈着一個美麗的微笑回答道：

「啊，我們祇是盡我們的力去做就是了。」

「約賽甫伯爵（註一）會得中選的，」那貴族確信的說，於是那「偉大的政治家」

回答：

「我也很希望如此，雖然並不單是爲了約賽甫一個人的原故，而是——」（說到這裏，那「偉大的政治家」底臉上又泛起了一陣「非政治的」紅暈），「爲了大家的原故

「了不起！您的確是一位傑士麥！（註二）」那貴人說，並且又吻了她底纖手一下。此後，他們就進行着討論那些關於運動選舉的事情。那位貴人自告奮勇去擔任小克爾佐達與米才洛甫兩區的活動。（大克爾佐達已經沒有希望了，因為那兒的全部地產都是舒爾褒先生的），伯爵夫人瑪利亞則專任普雷坪這一區。她非常熱心於她的任務，的確是忙得一點也不偷懶。她每天出現在大路上的許多村落裏，一隻手曳起了她底裙子，另一隻手撐着陽傘。從她底裙子底下，可以窺見她底纖足，爲了偉大的政治關係而不停地奔走。她走進那些村落裏；她對那些在路上做工的人們說，「上帝幫助你們！」她也去看望生病的人，給人們打得挺和氣，並且盡力的給人以幫助。她本來也會得並不因爲政治而做這些善事，因爲她有一個好心腸，但是現在她却特別是爲了政治之故而做這些事情了。爲什麼她不應該對這政治的原故盡她一分力呢？但是她還不敢到她丈夫說明她對於村民大會有着一個不可抗拒的想參加的慾望。在她底想像中間，她甚至已經預備好了她所要在那會裏發表的演說。這一定一番多麼精彩的演說啊！多了不起的演說！真的，她一定是從來也不敢做的，但是如果她居然敢發表了這演說——那還有什麼話說！可是，當官方禁止村民集會的消息傳到普雷坪之後，這「偉大的政治家」立刻就氣憤得很，把一塊手帕撕得粉碎，並且哭得眼睛紅了一整天。她底丈夫請她不必「委屈」自己

到如此地步，但這也毫無效力；第二天，她反而以更大的熱忱去從事運動了。現在，誰也阻止不了伯爵夫人瑪利亞了。她在一天之內跑了十三個村落，大聲地說着反對德國人的話，使他丈夫不得不攔阻她了。然而那也並沒有什麼危險。人民很歡迎她，他們吻着她底手，並且都用笑臉對她，因為她生得這樣美豔，兩頰又是這樣的紅潤，無論她走到那裏，就把光明帶到那裏了。她也同樣地光降了巴爾代克的家裏。李賽克看見她就叫起來，但是瑪伽在興奮之中竟用一根木棍在他腦袋上狠狠的打了一下。

「啊，夫人，我的美麗的夫人，親愛的夫人！」瑪伽叫着，趕上來拉着她底手。爲了履行他底諾言，巴爾代克立刻匍伏在她腳邊，而小弗蘭耐克則始而吻她底手，繼而以他的大拇指放在嘴裏，失神地衷心景仰着了。

「我希望」——寒暄了幾句之後；爵夫人說——「我希望，我的朋友巴爾代克，你會投我丈夫的票，不投舒爾賽先生的票。」

「啊，親愛的夫人！」瑪伽嚷道：「誰肯投舒爾賽的票？給他十個瘟疫！對不起，夫人別笑我說話粗魯，一個人要是講到德國人，就管不了他說些什麼了。」

「我丈夫剛才對我說過，他會給你們還了茹思特的債務。」
「但願上帝保佑他！」說到這裏，瑪伽轉向巴爾代克。「你爲什麼像一個木柱子似的呆立在這裏？我該請夫人原諒，不過他真是怪鈍的。」

「你投我丈夫的票，肯不肯？」爵夫人問。「你們都是波蘭人，我們也是波蘭人，所以我們必須大家連合起來。」

「要是他不投爵爺的票，我一定扼斷他的喉嚨，」瑪伽說。「你爲什麼老是像木頭似的立在這兒？他真是鈍得怕人。你幹嗎不會動一動！」

巴爾代克又吻了一下爵夫人底手，但他還是不則一聲，眼前看出來黑暗得像夜一樣。原來那審判官又出現在他心目中了。

選舉的日子近了，而且到了。耶秦斯基伯爵操着必勝的左券。所有的鄰舍都緊集在普甯坪。投票之後，這些先生們就得從城裏回到那兒，以等候那個帶消息來的教士。以後，就有一場宴會，到了晚上，伯爵夫婦就要上普慈南去，隨即就到柏林去就職。在那選舉區中，有幾個村落已經在上一天投了票。所以選舉的結果一定要在今天揭曉的。這一大羣人都在很愉快的氛圍中。年輕的爵夫人稍爲有點神經興奮，但是她却充滿了希望與微笑，成爲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主人，使每一個人都承認約瑟甫伯爵的確是在京畿裏找到了一個寶藏。此刻，這個寶藏，簡直不能靜靜地就在一個地方，她來往與許多賓客中間，向每一個人問上好幾百遍，以担保她「約瑟甫一定會當選的。」她並非一定有什麼野心，也並不是出於虛榮心，要想做一個議員底妻人，她底年輕的心靈中祇是夢想着她與她的丈夫都有一個真正的使命尙待完成。所以她底心跳得像她結婚時候一樣的快，而

她那美麗的臉上，也充滿了愉快的光輝。很敏捷地周旋在許多賓客中間，她走近了她的丈夫，拉着他的袖子，在他耳朵邊輕輕地像一個小孩子似的說着他底名號，「議員大人！」他微笑着，兩人皆高興得不可言喻。他們都感覺到一個很大的慾望，想彼此給予一個熱烈的擁抱，但是礙於許多賓客，這却不可能了。然而，每一個客人都時時在注視窗外，因為到底是這個問題為最重要。那一個故世出缺的議員是個波蘭人，而在本省裏，德國人把一個他們的人作為候選人，這還是第一次。他們的軍事勝利顯然已給他們以勇氣了，但也就爲了這個原故，這些聚集在普甯坪爵邸裏的人以為非讓他們底候選人當選不可。在餐前，也並不缺少熱烈愛國的演說，這種演說特別感動了那年輕的爵夫人，因為她沒有聽慣過這些。她不時感覺到一陣恐怖。萬一在點票子的時候計算錯了呢？但是，當然，那委員會裏一定不會全是德國人！那些年老的地主把計算選舉票的方法解釋給她聽。其實她已經聽了好幾百遍，但是她還願意再聽。啊！本地的人民還是有一個敵人在議院裏呢，還是有一個護持他們的人呢？這會不會有什麼分別呢？這個問題馬上就可以決定了——在一刻兒之後就可以了，真的——因為一陣塵灰正在大路上颳起來了。

「教士來了！教士來了！」那些來賓再三地說。爵夫人面色灰白。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可以看出緊張了。他們都確信會勝利的；可是這最後的一刻也使他們底心跳得更快。但來人並不是教士，而是那個管家騎了馬從城裏回來。也許他會知道一些吧？他把馬拴

在門柱上，忽忽的奔進屋子。客人與女主人都擁到大廳裏。

「有什麼消息嗎？——有什麼沒有？我們的朋友當選了沒有？——什麼？——這兒來！——你知道得靠得住嗎？——開票的結果已經公布了沒有？」

這些問題像火箭似地此起彼落，但是那管家却把他的便帽拋在空中。

「伯爵爺已經當選了！」

爵夫人突然坐在一條長凳上，把她底手按在她那跳得很急的心上。

「呼啦！呼啦！鄰舍們歡呼着。『呼啦！』

僕人都從廚房裏趕出來。

「呼啦！打倒德國人！議員老爺萬歲！還有我們的爵夫人，議員太太萬歲！」

「可是那教士呢？」有人發問。

「他就來了，」那管家回答；「他們還在數票……」

「我們擺席罷！」那議員大人吩咐着。

「呼啦！」有幾個人還在歡呼。

他們都從大廳上再退回到客廳裏。對於主人及女主人的祝賀辭現在是很平靜地說着了：然而，那爵夫人自己却不知道怎樣約束她底高興才好，管不了在客人面前，她簡直把她底臂膀擡上了她丈夫底項頸。但是大家誰也不以為非；反而大家都很有感動。

「好，我們總算還有生路！」那從米才洛甫來的鄰人說。

普甯這時，走廊裏有了一陣響聲，於是看見那教士走進了客廳，後面跟着普甯坪的那個酒店老闆馬西琪。

「歡迎！歡迎！」大家都嚷着。「唔——誰得多數票？」

那教士寂靜了一會兒；於是，在這滿堂歡喜中，他忽然投進了兩個簡短的字：

「舒爾褒——當選了！」

接着是一陣驚訝，一陣焦急的問話，那教士仍舊這樣簡單地回答了這些問話：

「舒爾褒當選了！」

「怎麼會？——怎麼一回事？——用什麼方法的？——管家說不是這樣的。——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時，耶奈斯基伯爵正在扶着他那可憐的伯爵夫人瑪利亞走出去。她咬緊着她底手帕，以免哭出聲來或者暈倒。

「啊，多麼不幸！多麼不幸！」羣集的客人反覆的說，敲着他們底額角。

同時，在村子那方面響起了一片沉滯的聲音，彷彿有人在歡呼似的。這是普甯坪的德國人在慶祝他們的勝利。

耶奈斯基伯爵及其夫人回到客廳裏來，人們聽見他在門邊對她說，「應該沉默一點

，」（註三）而這時她已經不哭了。她底眼睛很乾枯，而且很紅。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那主人鎮靜地問。

「還有什麼別的道理呢，大人？」那老頭兒馬西琪說，「連我們普甯坪的農人也投

了舒爾褒的票。」

「是誰呀？」

「什麼？是在這裏的人嗎？」

「是啊，我自己也看見，大家都看見，巴爾代克·史洛維克投了舒爾褒的票。」

「巴爾代克·史洛維克嗎？」伯爵夫人問。

「是的。現在大家都在罵他了。那傢伙滾在地上，號哭着，他的老婆正在罵他。可

是我親眼看見他怎樣投票的。」

「從這樣一個開通的村落裏，竟會做出這種事情來！」從米才洛甫來的鄰人說。

「你瞧，大人，」馬西琪說，「那些曾經去打過仗的也都像他一樣的投票。他們說

他們是奉了命令的。」

「這是欺騙，純然欺騙！這選舉是無效的——這是脅迫的！——是欺詐！」許多聲

音嚷着。

這一天，在這普甯坪田莊裏的宴會就不是愉快的了。

主人與女主人在傍晚時分就走了，但並不是到柏林去，而是到特萊斯頓去。

同時，巴爾代克坐在他的村屋裏，非常可憐，被大家所咒罵，被大家所齒冷和痛恨，甚至對於他的老婆也成爲一個陌生了，因爲連他的老婆也整天不跟他說話了。

到了秋天，上帝賜給了一個豐收，於是茹思特先生，他剛接收了巴爾代克的產業，覺得很高興，因爲他並沒有做過一注虧本生意。

幾個月之後，三個人離開了普甯坪到城裏去了，一個農民，他的老婆，還有一個孩子。那農民個個得很，與其說是像一個身體堅實的人，不如說是像一個老頭兒了。他們是進城去的，因爲他們不能在普甯坪找到工作。那天是下雨。那女人很苦痛地嗚咽着，因爲她失掉了她底村屋和故鄉。那農民一聲也不響。路上空空的，沒有輛車，也看不見一個人，祇有那被雨打濕了的十字架，高高地在他們頭頂上伸出了兩臂。雨愈落愈大，光線黯淡了下去。

原來這是巴爾代克，瑪伽，和弗蘭耐克一家子到城裏去。因爲這個葛拉維洛特和色帶戰役的勝利者應該在冬天被關進牢籠去，爲了那裴格的案子。

耶泰斯基伯爵和他底夫人繼續住在特萊斯頓。

註一：此是耶秦斯基的名字。

註二：德國鐵血宰相 Bismarck。

註三：原用法文說。

……

……

……

……